

大字  
足本

三國志演義

金聖嘆批註

8

上海  
鴻春  
文明  
書局  
印行  
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繡像  
大字

三國志演義

全書平裝八冊 實售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校閱者

嵩山居士

出版者

鴻文書局

總發行所

鴻文書局  
上海愛文義路四六〇弄

分發行所

春明書店  
上海四馬路中晝錦里口

總代售處

長沙漢口鴻文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第一才子書目錄

聖嘆外書

聲山別集

首卷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

序文

讀法

凡例

總目

古本三國志總目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 |                  |                  |                  |                  |                  |                  |                  |                  |                  |             |             |             |             |             |
|------------------|------------------|------------------|------------------|------------------|------------------|------------------|------------------|------------------|-------------|-------------|-------------|-------------|-------------|
| 第<br>十<br>九<br>回 | 第<br>十<br>八<br>回 | 第<br>十<br>七<br>回 | 第<br>十<br>六<br>回 | 第<br>十<br>五<br>回 | 第<br>十<br>四<br>回 | 第<br>十<br>三<br>回 | 第<br>十<br>二<br>回 | 第<br>十<br>一<br>回 | 第<br>十<br>回 | 第<br>九<br>回 | 第<br>八<br>回 | 第<br>七<br>回 | 第<br>六<br>回 |
| 下邳城曹操鏖兵          | 賈文和料敵決勝          | 袁公路大起七軍          | 呂奉先射戟轅門          |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 李傕郭汜大交兵          | 陶恭祖三讓徐州          |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 勤王室馬騰舉義     |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 袁紹磐河戰公孫     | 焚金闕董卓行兇     |
| 白門樓呂布殞命          | 夏侯惇拔矢啖睛          | 曹孟德會合三將          | 曹孟德敗師渭水          |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 楊奉董承雙救駕          | 曹孟德大破呂布          |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 報父讎曹操興師     |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 孫堅跨江擊劉表     | 匿玉璽孫堅背約     |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曹操煮酒論英雄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禰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兇殺貴妃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袁本初損兵折將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斬蔡陽兄弟釋疑  
小霸王怒斬于吉  
戰官渡本初敗績  
曹操倉亭破本初  
奪冀州袁尙爭鋒  
曹丕乘亂納甄氏

董國舅內閣受詔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吉太醫下毒遭刑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會古城主臣聚義  
碧眼兒坐領江東  
劫烏巢孟德燒糧  
玄德荊州依劉表  
決漳河許攸獻計  
郭嘉遺計定遼東

- |       |          |          |
|-------|----------|----------|
| 第三十四回 |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
| 第三十五回 | 玄德南漳逢隱淪  | 單福新野遇英主  |
| 第三十六回 | 玄德用計襲樊城  | 元直走馬薦諸葛  |
| 第三十七回 | 司馬徽再薦名士  | 劉玄德三顧草廬  |
| 第三十八回 | 定三分隆中決策  | 戰長江孫氏報讎  |
| 第三十九回 |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
| 第四十回  | 蔡夫人議獻荊州  | 諸葛亮火燒新野  |
| 第四十一回 | 劉玄德攜民渡江  | 趙子龍單騎救主  |
| 第四十二回 |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
| 第四十三回 | 諸葛亮舌戰羣儒  | 魯子敬力排衆議  |
| 第四十四回 | 孔明用智激周瑜  | 孫權決計破曹操  |
| 第四十五回 | 三江口曹操折兵  | 羣英會蔣幹中計  |
| 第四十六回 | 用奇謀孔明借箭  | 獻密計黃蓋受刑  |
| 第四十七回 | 闕澤密獻詐降書  | 龐統巧授連環計  |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七星壇諸葛祭風  
諸葛亮智算華容  
曹仁大戰東吳兵  
諸葛亮巧辭魯肅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玄德智激孫夫人  
曹操大宴銅雀臺  
柴桑口臥龍弔喪  
馬孟起興兵雪恨  
許褚裸衣鬪馬超  
張永年反難楊修  
趙雲截江奪阿斗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智取桂陽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耒陽縣鳳雛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書間韓遂  
龐士元議取西蜀  
孫權遺書退老瞞

-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諸葛亮痛哭龐統  
孔明定計捉張任  
馬超大戰葭萌關  
關雲長單刀赴會  
曹操平定漢中地  
甘寧百騎劫魏營  
卜周易管輅知機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諸葛亮智取漢中  
玄德進位漢中王  
龐令名擡榼決死戰  
關雲長刮骨療毒

攻雒城黃魏爭功  
張翼德義釋嚴顏  
楊阜借兵破馬超  
劉備自領益州牧  
伏皇后爲國捐生  
張遼威震逍遙津  
左慈擲盃戲曹操  
討漢賊五臣死節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曹阿瞞兵退斜谷  
雲長攻拔襄陽郡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第八十九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玉泉山關公顯聖  
治風疾神醫身死  
兄逼弟曹植賦詩  
曹丕廢帝篡炎劉  
急兄讎張飛遇害  
孫權降魏受九錫  
戰猱亭先主得讎人  
陸遜營燒七百里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渡瀘水再縛番王  
武鄉侯四番用計

關雲長敗走麥城  
洛陽城曹操感神  
傳遺命奸雄數終  
姪陷叔劉封伏法  
漢王正位續大統  
雪弟恨先主興兵  
先主征吳賞六軍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孔明巧布八陣圖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南蠻王五次遭擒

- 第九十回  
第九十一回  
第九十二回  
第九十三回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五回  
第九十六回  
第九十七回  
第九十八回  
第九十九回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祭瀘水漢相班師  
趙子龍力斬五將  
姜伯約歸降孔明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馬謖拒諫失街亭  
孔明揮淚斬馬謖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追漢軍王雙受誅  
諸葛亮大破魏兵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諸葛裝神  
司馬懿戰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燒籐甲七擒孟獲  
伐中原武侯上表  
諸葛亮智取三城  
武侯侯罵死王朗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武侯彈琴退仲達  
周魴斷髮賺曹休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襲陳倉武侯取勝  
司馬懿入寇西蜀  
武侯鬪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禳星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第一百九回  
第一百十回  
第一百十一回  
第一百十二回  
第一百十三回  
第一百十四回  
第一百十五回  
第一百十六回  
第一百十七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丁奉雲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救壽春于詮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綝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讒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丞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廢皆芳魏家果報  
姜維背水做大敵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鑿兵  
姜維鬪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避禍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綿竹

第一百十八回  
第一百十九回  
第一百二十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入西川二士爭功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第一才子書卷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音

孫權之欲結公孫淵以拒魏。猶曹丕之欲借孟獲以侵蜀也。公孫淵之斬吳使以獻曹  
叡。獨公孫康之殺二袁以獻曹操也。孟獲之叛漢者不一而公孫之奉魏者至再。則魏  
於公孫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殺孟獲。司馬懿必殺公孫何仁與不仁之不同。魏  
是耶。厥後懷愍二帝爲劉淵父子所戮辱。前淵後淵其名不謀而合。君子於此。有感  
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勢同而事不同者。陳倉道口之雨。足以阻侵蜀之師。襄平城外之雨。獨不  
返平遼之馬。是也有勢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敵糧多而我糧少。則八日而取上庸。敵糧  
少而我糧多。則百日而後拔襄平。是也。或退或進。或速或遲。隨時而易。變化無常。讀此  
可以悟兵法。

武侯之平蠻難。仲達之平遼易。何也。攻心則難。攻城則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  
北顧之憂。而能肆志於南征。則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後。仲達無西顧之患。  
而後安意於東伐。則其事猶人之所能爲。故仲達雖能終在武侯之下。

甚矣管輅之深於易也。以不言爲要言。則正使人於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談見。不談則又使人於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後世之侈陳陰陽廣衍象數者。直謂之未嘗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爲乞養之子。曹丕之孫亦爲乞養之子。夫以父而乞養。則前之世系於此。素以孫而乞養。則後之宗祀於此。斬也。蓋曹氏之絕。不待晉之受禪。而於曹芳繼立之時。已爲呂秦黃楚之續矣。或以芳爲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則宗室入繼。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祕而不傳。使人莫知其所從來乎。嗚呼。曹丕之謀之。如彼其艱難。而螟蛉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後之篡臣。其亦鑒於此而知沮也夫。

以旣死之孔明。而裝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達見之而懼也。以不死之仲達。而裝一將死之仲達。所以使曹爽聞之而喜也。見之而懼者。不疑此日所見之車。是旣死而賺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見之星。是不死而賺以將死。然則仲達之臥牀。其殆以所疑於武侯者。反用之也與。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袁尙未到遼東。康斬尙首級。獻操。操封康爲襄平侯。照應三十一回中事後康死。有二子。長曰晃。

次日淵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

又補敘曹丕時事  
此前文所未及

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鬪。奪其叔公孫恭之位。曹叡封淵為揚

烈將軍遼東太守。

又補敘曹叡時事  
亦前文所未及

後孫權遣張彌許宴。賈金寶珍玉赴遼東。封淵

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許張二人。送首與曹叡。叡封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又補  
敘車

吳事以上敘公孫淵來  
歷皆補前文所未及

淵心不足與衆商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副將賈範諫

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不順。更兼司馬懿善

用兵。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何況主公乎。

又帶應  
祁山事

淵大怒。叱左右縛賈範。

將斬之。參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國中

屢見怪異之事。近有犬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作人行。

此是  
獸妖

又城南鄉民造飯

飯。甑之中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

此是  
人奴

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湧出一塊肉。

週圍數尺。頭面耳目口鼻都具。獨無手足。刀箭不能傷。不知何物。

此非人非  
獸之妖

卜者

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

可當齊諧  
誌怪之書

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輕舉妄動。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倫直。并賈範

同斬於市。令大將軍單衍為元帥。楊祚為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殺奔中原來。

何不於武侯未死之前爲之

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叡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懿奏曰：「臣部下

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賊。以四萬當十五萬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復。」懿曰：「兵不在多，

在能設奇用智耳。」臣託陛下洪福，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武侯一死，懿便自負叡曰：「卿料公

孫淵作何舉動？」懿曰：「淵若棄城預走，是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是中計也。至

守襄平，是爲下計。必被臣所擒矣。」如滕公之料，英布之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

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前據孟達不滑一月，今平公孫算定一年一速一遲，前後相應叡曰：

「倘吳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憂。」叡大喜，卽令司

馬懿興師往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令胡遵爲先鋒，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

寨。哨馬飛報公孫淵，淵令單衍、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東。此是司馬懿所算中計圍塹二十

餘里，環遶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懿笑曰：「賊不與我戰，欲老

我兵耳。我料賊衆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虛，不若棄却此處，徑奔襄平。賊必往

救，却於中途擊之，必獲全功。」欲其奔襄平，是使彼出下計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却說單

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攻，休與交戰。彼千里而來，糧草不繼，難以持久。

糧盡必退，待他退時，然後出奇兵擊之。」司馬懿可擒也。昔司馬懿與蜀兵相



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於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是抄司馬懿舊文字耳。不想此處却用不着這篇文字。二人正

商議間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單衍大驚曰：「彼知我襄平軍少去襲老營也。若

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起。即司馬懿取街亭守陳倉之意。武侯能料之單衍楊祚不能料之是原不會抄文字也。早

有探馬飛報司馬懿懿笑曰：「中吾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軍伏於

濟水之濱。如遼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而往。早望見單衍楊祚引兵前來

一聲礮響。兩邊鼓譟搖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齊殺出。單楊二人無

心戀戰。奪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單楊一邊用實寫公孫淵一邊用虛寫。合兵一處同馬再

與魏兵交戰。單衍出馬罵曰：「賊將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刀

來迎戰。不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單衍於馬下。遼兵大亂。霸驅兵掩殺。公孫

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閉門堅守不出。此則竟出下計矣。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

綿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

中行坐不安。與陳倉道之雨前後彷彿。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泥濘。軍不可停

請移於前面山上。」懿怒曰：「捉公孫淵只在旦夕。安可移營？」如有再言移營者

斬。與陳倉道退軍又是不同。裴景諾諾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士苦水乞太尉移

營高處。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汝何敢故違！即命推出斬之。」懸首於轅門外。

武侯用兵嚴以濟寬，懿之用兵一於嚴耳。

於是軍心震懾。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

採柴薪，牧放牛馬。司馬陳羣問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至

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

照應九十回中事。

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

却使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衆樵牧，其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

知兵法耶？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然攻

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飢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後乘

機擊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

糧則以多勝少，兵則以少勝多。

陳羣拜

服。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主曹叅設朝，羣臣皆奏曰：「近日秋雨連

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權且罷兵。」

與前王肅等之諫又相彷彿。

叅曰：「司馬太尉善

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遂不聽羣

臣之諫。」

此處不聽諫者之言，比前又是不同。

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懿在寨中，又過數日，雨止天

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

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驚駭。

或疑是司馬懿死耳。

懿見之大喜，乃謂衆將曰：「五日之後，

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

遲則百日速則五日  
遲則極速速則極遲

來日可併力攻城衆將得令次日清晨

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礮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

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爲食。至此方攻正  
是待其糧盡人人怨恨各無守心欲

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甚是驚憂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

請降。孟獲屢戰不降公孫淵  
一戰便降彼此不同二人自城上擊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

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公孫淵何不自來殊爲無理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

級付與從人。孟獲不降而武侯縱之公孫淵願  
降而司馬懿不許彼此又是不同從人回報公孫淵大驚又遣侍中衛演來到

魏寨司馬懿升帳聚衆將立於兩邊演膝行而進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

雷霆之怒尅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爲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事大

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重在此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

耳何必送子爲質當。司馬懿  
狠甚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歸告公孫

淵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帶一千人馬當夜二更時分開了南門

往東南而走。不能守當走謹  
如司馬懿所教淵見無入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

礮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

人大叫曰反賊休走淵大驚急撥馬尋路奔逃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

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琳四面圍得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只得下馬納降走當不能

懿在馬上顧諸將曰吾前夜丙寅日見大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

應矣衆將稱賀曰太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孟獲有七擒公孫淵

中省人民焚香拜迎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謀官

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司馬已好殺是但能攻城而不能攻心但能兵戰而不能心戰者也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

範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俱被淵所殺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

財物賞勞三軍封賞竟自己出司馬氏專權之漸班師回洛陽却說魏主在宮中夜至三更忽然一

陣陰風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索命纔見番兵滅了又

因此得病病漸沉重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又召

文帝子燕王曹宇爲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爲人恭儉溫和不肯當此

大任堅辭不受叡召劉放孫資問曰宗族之內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

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宇賢於爽舍其賢者用其不賢者此曹氏之當衰也叡從之二人又奏曰欲

用曹爽當遣燕王歸國。叡然其言。二人遂請叡降詔。賈出諭燕王曰。有天子手詔。命燕王歸國。限即日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黨。黨而後司馬

氏之黨盛矣

遂封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叡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

懿受命徑到許昌。入見魏主。叡曰。朕惟恐不得見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肋生兩翼。飛至闕下。兩翼已成矣。將飛入宮廷食曹氏之子孫也

今日得覩龍顏。臣之幸也。叡宣太子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

皆至御榻之前。叡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

託孤於諸葛孔明。照應八十五回中事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況

大國乎。管號之國。反指正統為偏邦。此在曹叡之言。則然後世修史者亦復踵之。何其誤也朕幼子曹芳年纔八歲。不堪掌理社稷。幸太

尉及宗兄元勳舊臣。竭力相輔。無負朕心。又喚芳曰。仲達與朕一體。爾宜敬

禮之。遂命懿攜芳近前。芳抱懿頸不放。叡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

言訖。潛然淚下。懿頓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而卒。

曹叡好神仙。何不以承露盤中天漿活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當下司

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祕在宮中。人莫

知其所由來。曹操奸猾曹丕篡逆孰知再傳而後遂不知為何人之子蓋不待司馬氏之篡而曹氏已早絕也於是曹芳諡叡為明帝葬於高平陵

尊郭皇后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事懿甚謹一應

大事必先啓知曹爽無用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爽門

下有客五百人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亦是無用之人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何鄧颺字

玄茂乃鄧禹之後一是何勝字公昭一是何丁謚字彥靜一是何畢範字昭先此五人

殺其姓氏後詳其人品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頗有智謀人多稱為智囊此一人先殺其姓氏後詳其人品此數

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他人恐生後患爽曰司馬

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

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將賭賽羞慚事於此一提到應一百回中語爽猛然省悟遂與

多官議計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太尉掌兵太傅不掌兵此先奪其兵權也

芳從之自是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

為散騎常侍三曹志敵一馬各引三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謚為

尚書畢範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於是曹爽門

下賓客日盛司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居此時武侯若在亦是伐魏一大機會爽每日與何

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服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黃門張當。諂事曹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爲家樂。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數百人。晝夜工作。如此所爲。便不能成。事安能制司馬懿乎。却說何晏聞平

原管輅明數術。請與論易。時鄧颺在座。問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孔子學易。而不在雅言。之數可見。易不可以言傳。晏笑而讚之曰。可謂要

言。不煩。不言易。正深於易。易也。故讀之曰要言。因謂輅曰。試爲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

十來集鼻上。此是何兆。輅曰。元愷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

以周公元愷爲言。連曹爽亦說在內。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可謂要言。

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忽講相注。今青蠅臭惡而集焉。位峻者顛

不可懼乎。願君侯哀多益寡。此益卦之義。非禮勿履。此履卦之義。不然後三公可至。青蠅

可驅也。不論數而論命。鄧颺怒曰。此老生之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

談。玄語隱語亦妙語。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眞狂士也。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驚曰。何

鄧二人威權甚重。汝奈何犯之。輅曰。吾與死人語。何所畏也。所謂老生者。見不生。舅問其故。

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此麻衣相法之所無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何足畏也不夾之於下而夾之於相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却說曹爽

嘗與何晏鄧颺等畋獵其弟曹羲諫曰兄威權太甚而好外出遊獵倘為人所算悔之無及預為後文伏線爽叱曰兵權在我手中何懼之有司農桓範亦諫不聽

不敘所諫何語是省筆時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專權不知仲達虛

實適魏主除李勝為青州刺史即令李勝往辭仲達就探消息勝逕到太傅

府中早有門吏報入司馬懿謂二子曰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乃

去冠散髮上牀擁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請李勝入府曹操假病以試吉平司馬懿假病以欺李勝奸雄手段前後一轍

勝至牀前拜曰一向不見太傅誰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為青州刺史特

來拜辭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為之備許惟耳驍妙甚勝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

懿笑曰你方從并州來妙絕活像驍子勝曰山東青州耳懿大笑曰你從青州來也妙絕活像

于驍勝曰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聾勝曰乞紙筆一用左右取

紙筆與勝勝寫畢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聾了此去保重言訖以手指



口。妙絕活  
像病人

侍婢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

妙絕活  
像病人

乃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

病篤，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覷二子，言訖

倒在牀上，聲嘶氣喘。

妙絕活  
像病人

李勝拜辭，仲達回見曹爽，細言其事。爽大喜曰：此

老若死，吾無憂矣。司馬懿見李勝去了，遂起身謂二子曰：

病得快  
好得快

李勝此去，回

報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方可圖之。

又先為下文  
虛伏一筆

不。一。日。

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隨駕出城。爽引三弟

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主公總典禁兵，

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變，如之奈何？

此之謂智囊若曹爽  
只是酒囊飯囊耳

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誰敢

為變，再勿亂言。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

并家將數十，引二子上馬徑來謀殺曹爽。正是

閉戶忽然有起色，驅兵自此逞雄風。

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甚矣天之惡魏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縱令司

馬懿真病而真死而其國亦必爲蜀吳之所并矣。縱使曹爽聽桓範之言而遷駕許都。檄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爲司馬氏之所并矣。而况同槽之三馬。猝然閉城戀豆之騫馬。靦然就縛哉。孟德奸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鄧颺之附曹爽爲必死者管輅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爲必勝者辛憲英也。然管輅知之不足奇。憲英知之則奇矣。當曹爽之未滅而出從曹爽者辛敞也。及曹爽之既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違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輅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下與相憲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下與相辛敞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二女子者殆列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截鼻之割卽謂之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可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踐形是又管輅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輅但知鬼躁鬼幽爲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

此卷敘曹氏失政爲司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爲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姜維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

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爲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爲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霸與維事同而心則異，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卽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文之以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鄧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霸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鄧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葬定軍，又虛中之虛，此處夏侯霸之言，又虛中之實。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却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羲、曹訓、曹彥并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畋獵。懿大喜，卽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個司馬懿心腹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又是一個司馬懿心腹行中領軍事，據曹羲營。如陳平領太尉入北軍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周勃去產祿要瞞着婦人司馬懿去曹爽正要用着婦人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尙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又是兩個司馬懿心腹遣黃門賈出城外，逕至帝前。

申奏懿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

郭后已爲司馬懿所用，劉氏幹得其事。

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

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舉令人

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

又是

司馬懿心腹

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

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

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

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閉

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有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

善於料事，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出城矣。

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

明於料人，劉氏若能學之，必不

使曹爽廢仲達矣。

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

忠於勳義，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行僭妄之事矣。

敞從其言，乃與

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

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

辛敞有姊桓範，有兒

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

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卽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

出。範出至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後仲達殺桓範，只爲此語。蕃大驚，追之，不

及人報知。司馬懿大驚曰：「智囊洩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

能用也。」智囊忘常鈍物。懿乃召許允。陳泰曰：「又是兩個司馬懿心腹。汝去見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

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恐其在外生變，故誘之使歸而就死耳。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

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曹爽所厚者，又爲司馬懿心腹。汝見

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爲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直如騙小兒。尹大目依令而

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爽大驚，幾乎落馬。

太傅忽然起牀，曹爽自應落馬。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

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林，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

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

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

下及囑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勅臣表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此數語竟似告示，不像表文。司馬懿之專於此見矣。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干聖聽。伏干聖聽四字，何不竟改想宜知悉。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

二弟曰：「為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應前卷中語司馬懿

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况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爽兄弟三人都是驚馬三驚馬戀棧三駿馬便同槽矣。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

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

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

懿耶？」若行此計，國中必大亂，姜維得乘亂伐魏，必得成功。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果應蔣濟之料範曰：「

匹夫臨難，尚欲望活，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

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因戀生泣，只是拋不下樓豆耳。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

食，

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此之謂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活畫一無用之人少頃

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

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其名曰爽何其人之不爽如此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

目至，目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罰吃當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

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為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

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直流涕到曉，終是狐疑不定。

今之文思遲鈍者竟日不成一字，母乃與曹爽同乎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嘆

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曹子丹被孔明氣死，羞死尚是有羞有氣，今曹爽直是不羞不氣也範大哭出帳曰：

曹子丹以智謀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

印綬與司馬懿，爽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

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於我。曹氏子孫如此，無用當使奸雄氣沮於是曹

爽將印綬與陳許二人，先賞與司馬懿。眾軍見無將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

有數騎官僚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奸雄手段妙在緩緩而來餘皆發

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智囊今已矣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

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

曹爽心中憂悶，義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刀在其頸猶欲借糧為之一笑如

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覽書，遂遣人送糧

一百斛，運至曹爽府內。奸雄手段只是緩緩而來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

為憂。」愚人愚到底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

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

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此等獄詞皆周內所成未必真有其事也懿用長枷釘了城門，守將司蕃告

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

下獄，隨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千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拔劍尋思想了一夜，想不到此其

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

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而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

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今日此等達人多矣且夫家又被



司馬氏誅戮已盡。守此欲誰爲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尙欲保終；况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辛憲英教弟以義，夏侯女辭父以節，同時乃有兩個奇女子。懿聞而賢之，魏使乞子自養爲曹氏後。司馬懿自受巾幗，常以男子衣冠送夏侯氏。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達觀，夏侯有女義如山。丈夫不及裙釵節，自顧鬚眉亦汗顏。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尙書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爲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獨殺桓範，持以智囊見忌耳。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好姊姊我亦願爲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爲臣食祿當思報，事主臨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故令千載頌高風。司馬懿饒了辛敞等，乃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有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應前卷語中。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鄧，未喪先知是死人。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令人追憶魏公加九錫時。懿固辭不肯受。此則贊於曹操。芳不

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卽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

其意可知

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

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卽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

祖父於國家多建勳勞，今司馬懿何等入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

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

夏侯霸欲討魏賊姜維，卽借他來共討漢賊。

淮大怒，挺槍驟馬直取夏侯霸。

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得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

遂投漢中來降後主。

孔明得姜維爲幫手，姜維又得一夏侯霸爲幫手。

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

方教入城，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

室，無愧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懿父子掌握大權，有窺我

國之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

若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

預爲數卷後伏筆。

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現爲祕書

郎乃穎州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幼有膽智。乃翁筆下有字 乃耶胸中有字 繇

嘗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其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惶懼。汗流滿面。帝問

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何以不汗。會對曰。

戰戰慄慄。汗不敢出。一人戲問曰。人身何物不怕嚇。或答曰。惟有汗不怕嚇。人越嚇他。越要急流出來。今會曰。汗不敢出。則是汗亦怕嚇矣。為之一笑。 帝獨奇之。及稍長。喜

讀兵書。深明韜略。司馬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現為掾吏。乃義陽人也。姓

鄧名艾。字士載。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見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

屯兵。何處可以積糧。何處可以埋伏。平便為渡陰。平嶺張本。 人皆笑之。獨司馬懿奇其才。遂令

參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古之名人口吃者。韓非周昌楊雄鄧艾也。今有嘲口吃者曰。既是昌家。又疑非類。如無雄風。定有艾氣。 懿戲謂

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

此。此二人深可畏也。二人來歷却在夏侯霸口中敘出省筆之法。 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

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霸因此

投降。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

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為鄉導。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

相之志。此一段言語可當姜維一篇前出師表。 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二人之死在費禕口中補出省筆之法。

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

徽塵樓草是言其輕白駒過隙是言其快一則以狗箭為不必一則以狗箭當及時也

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

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何況我等？

將六出祁山事於此一提

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羌人為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

可斷而有也。

既得夏侯霸為幫手又欲借羌人為幫手

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

朕命。於是姜維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

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

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

此是一伐中原

是年秋八月，先

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

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

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

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

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

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

馬謖屯山上，患在水道。今二將屯城，中亦患水道。蓋蜀道山多而水少，故

也

遂令軍士掘土掘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

困甚急歆死戰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

出城併在一處大戰良久又敗入城去此時蜀兵甚渴其望姜維之救亦甚渴矣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

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街亭之危皆在馬謖二人之危皆在姜維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遂引數

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

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死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

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蜀兵嚮雪幾似蘇武當年○此日之雪雖承霽盤之天漿不是過矣却說李歆衝出重圍從

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二城皆被魏

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

為聚羌兵未到因此誤了羌人誤姜維而姜維又誤二將也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

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到麴山二

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

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此圍魏救趙之法維

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

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逕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

夏侯霸所算，早在陳泰算中。

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

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得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

句安等候多時，偏等不來，爲之一嘆。

維大怒，挺槍縱馬直取陳泰，揮刀而迎。戰不三

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占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住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

第一次出兵，就見掣肘不及，武侯多矣。

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

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個黑瘤，瘤上生數十

根黑毛。

不知管轄用之又作何語

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槍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忽將武侯臨終事一正是

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難支此日三軍敗，猶賴當年十矢傳。

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懿之與操則有別矣。操之事皆懿之子爲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爲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懿之謀曹爽是特殺宗室之不賢者。至於弑主后害王嗣，僭王號受九錫，但見之於操而未見之於懿，故君子於懿有恕辭焉。

曹不乘喪以伐劉禪，曹芳亦乘喪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不自主，後之伐非芳自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後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

路實而一路是虛。後之兵一路敗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鐵車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敵則未之有也。以黑夜劫營者有之矣。甘甯百騎之劫是也。而白日劫營則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險峻無人之處者有之矣。鄧艾之襲陰平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而獨於丁奉戰徐塘見之真異樣驚人。

丁奉成東興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其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赤壁而吳一勝。及孫權之攻合肥而吳不勝。當曹操之攻濡須而吳再勝。及張遼之拒道遙津而吳又不勝。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吳三勝。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敗石亭而吳五勝。及諸葛瑾之被燒於滿寵而吳又不勝。此非其彰彰者哉。畫江而守。自顧有餘。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未亡之時。猶然如是。而乃欲與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懿之殺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疏。則一也。外不能測張特之詐。內不能灼孫峻之奸。而又剛愎自矜。果於殺戮。聰明雖過於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禍。哀哉。

却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司馬師發

兵補敘在此  
首筆之法

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之。直趕到陽平

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

逃命而回。幾同上方  
谷之難

却說麴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

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紮。

以上按下蜀漢  
以下再敘魏國

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

月。司馬懿染病。漸漸沉重。

前是詐病此  
是真病了

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

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

國政。慎之慎之。

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優錫贈諡。封師為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

與曹操銅雀臺語相似  
此時偏不耳聽偏不錯亂

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

為驃騎上將軍。以上按下魏國以下接敘東吳却說吳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吳

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與金公主

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乃潘夫人所

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補前文所未及太和元年秋

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湧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

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望道上孫權將亡先書災異與後諸葛恪將亡亦先書災異正是相對權因此受驚成病

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

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紫髯白矣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有詩

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能使臣僚肯盡忠二十四年興大業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諡權曰大皇帝葬

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

尚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皆不遂意照應前事不如遵守邊疆乃

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不但欲滅吳亦有吞魏之意吳將變魏亦將變也豈皇帝為鼎峙乎吾欲伐吳昭

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

前書曹不用三路取吳。今司馬師亦用三路取吳。正復相似。

又遣

弟司馬昭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

爲雪天伏筆。

司馬昭兵至東吳邊

界。屯住人馬。喚王昶、胡遵、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堤。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毋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却說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寫丁奉能謀是老將之智。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聽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卽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把守。右城中乃吳將劉略把守。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

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蜀有句安李欽守二城，吳亦有全、禪、胡、劉略守二城，彷彿相似，而勝敗不同。

遵在徐州下寨。時值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眾將設席高會。前卷蜀兵取雪當水，此卷魏兵對雪飲酒，同是一響也。而憂樂

大異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

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

酒。何金杯至此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

遂令眾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槍大戟，止帶短刀。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此用之狹巷耳。今用之平川，則奇矣。

魏兵見之，大笑，更不准備。忽然連珠砲響了三聲，丁奉提刀當先一躍上岸。

寫丁奉能戰是若將之勇眾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以水兵劫早寨奇絕魏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

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雪天遇雪刀兩白相照何不更以酒賞之桓嘉

從左邊轉出，忙綽槍刺丁奉，被奉挾住槍桿，嘉棄槍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

左肩。嘉望後便倒。以我之短勝彼之長奉趕上，就以槍刺之。即用彼之長濟我之短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

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斷橋雪景大有可觀，借此時魏兵心忙無暇吃酒耳大

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魏兵此時可謂紅雪齊腰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

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

興收兵賞勞已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

面遣人齎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前者石亭之勝，吳使入蜀獻捷，與此正復相似。一面起

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

見。陵樹拔而孫權將死，白氣見而諸葛將亡，一般災異。蔣延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不止是喪兵，又應在喪身。太傅只可回

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眾皆

告免。恪乃貶蔣延為庶人，乃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為總隘口，若先取

得此城，司馬昭破膽矣。恪大喜，即遣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

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

馬師曰：今諸葛恪圍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與司馬懿

之料蜀兵彷彿相似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

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毋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

攻打新城不下，令眾將併力攻城。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

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辯之士齎捧冊籍赴吳寨，見諸葛

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圍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

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冊籍呈上。

曹洪之守潼關。曹操限之以十日。吳兵之攻皖城。呂蒙限之以半日。未聞有百日之約也。

恪深信之。收了軍

馬。遂不攻城。

騙信

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於破城處

修補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耶。儘戰無妨。

諸葛恪着了道兒。可爲受騙者之戒。

恪大怒。催兵攻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

同想。雪天劫。寒暑一更矣。

軍士多病。

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恪大怒曰。再說病

者。斬之。衆軍聞知。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

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

毋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

一勝不止。至於敗而後止。是畫蛇添足矣。

恪甚羞慚。託病

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

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

恪有死之道。

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

令心腹將張約。朱恩。掌御林軍。以爲牙爪。

恪有死之道。

却說孫峻字子遠。乃孫堅弟

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在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

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  
 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  
 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滕胤入見吳  
 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恪有死之道常欲除之未得其隙今卿  
 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杯爲  
 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託病居家心神  
 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挂孝而入又是一道白氣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  
 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  
 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來到此處也宅第化爲寺院今日多有之矣恪大怒召守門軍士  
 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戈把門未嘗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孝子眼中  
怪衆人眼中不見是作怪恪大怒盡數斬之是夜恪睡臥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恪  
 自出視之見中樑折爲兩段棟折樑崩凶莫大焉恪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  
 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前是人怪此是鬼怪恪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日  
 洗面聞水甚血臭恪叱侍婢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輕於殺人故有血腥之怪恪正驚疑問忽

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車仗。方欲出府。有黃犬啣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君之葬不恪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欲牽黃犬出東門不

可得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沖天而去。又是白虹可見前之所應不止在兵敗也恪

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

入。董卓入朝之時有李肅賺之諸葛恪入朝之時有張約阻之前後相類而相反恪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膝胤乘馬至

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為太傅軍

回。不曾面敍。故特設宴相召。兼議大事。太傅雖恙。還當勉強一行。恪從其言。

遂同孫峻膝胤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

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杯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

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不飲君之酒而自飲家中之酒以為懼疑則懷疑極矣以為不敬則不敬甚矣

酒至數巡。吳主孫亮託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

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拔劍迎之。頭

已落地。從前種種災異於此結局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

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剝為肉泥。此亦一黃犬也孫峻一面令



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并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塚坑內。可惜聰明人如此結果。世之自恃聰明。妄自託大者。可不戒哉。却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

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

然反目切齒。飛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曰。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

謀殺。前已寫過。無故災異。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

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前之災異。為恪殺之兆。後之災異。又為全家皆殺之兆。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

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嘆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知子莫如父。此補前文所未及。又魏光祿

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

久乎。宣帝真芒刺於背。霍光之所以赤族也。此亦補前文所未及。至此果中其言。却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

為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

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蓋接前文。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

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姜維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變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鄰境之外侵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爲助，而羌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羌兵反爲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鐵車之助，魏武侯死後，安得恃羌兵之助？劉若以羌兵爲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求助於蠻，而姜維乃欲求助於羌，此則姜維之失計者耳。

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咎姜維也。何也？牛頭山之敗，固甚於武侯之失街亭，而鐵籠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籠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謖；以泉鐵籠山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爲姜維咎。

五月渡瀘之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正是一井。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鑿兵之時，武侯嘗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止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讀三國者，閱至後幅，愈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

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爲有一段絕妙排場。在後欲借司馬氏演出。爲後世亂臣賊子戒耳。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弑。魏亦有張后之見弑。漢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張緝之事。泄。報復之反。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爲。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之假手於後人。以報其前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帶詔之泄露。甚遲。曹芳之血詔。泄露甚速。則又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

甚矣造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卽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馬師。今人以董承比張緝。而曹芳亦自以其國丈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世。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迴之說矣。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爲左右先鋒。夏侯霸爲參謀。張嶷爲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此是二伐中原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準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爲本。武侯第一次出兵。曾取南安。定天水三郡。此計與前有合。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

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

石營董亭俱地名

從董亭直取南

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為使，賈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

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鋒，引兵南安來。

前番不肯自來今番買他便來

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

甚矣阿堵之有用也

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雄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為先鋒，令

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望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

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

馬挺槍而迎，戰不數合，亦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

先寫徐質之勇以見姜維之智

退三

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

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

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

司馬昭收兵不趕之故從姜維口中襯出

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

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

此計殊妙

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

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

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

牛流馬搬運糧草。

木牛流馬又在此處一  
提照應一百二回中事

以爲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

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

其糧道。蜀兵自退矣。

不出姜維所料

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

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

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

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

善學丞相火  
攻是好徒弟

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光迸起。質等冒

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砲響。兩路軍殺來。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

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

也。質大驚無措。被姜維一槍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

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

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徑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

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

此處用兵直  
與武侯彷彿

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

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

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峻險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絕其水道可以全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於有火鐵籠山苦於無水前後相對後人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閒。魏師受困鐵籠間。龐涓始入馬陵道。項羽初困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渴。昭自當刎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此天助首非助魏也。看司馬昭所祝。但為自己壽命。祝耳。更無一語及魏事。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

衆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照應一百三回中事今司馬昭必

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

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羌兵之來在陳泰口中。虛寫省筆之法。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

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

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不戰而降。便是假帶着五千兵來。一發是假。只好騙羌人。却騙蜀將不得。

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

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爲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槍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二人略勝迷當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當大驚，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爲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曰：「公今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郭淮用計亦與司馬懿彷彿迷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維欲用羌人，羌人反爲淮所用，惜哉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讀至此拍案維手無器械，腰間懸有一付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

中而走。讀者為姜維捏一把汗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槍追之。看看

至近。維虛洩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

槍。拈弓搭箭射之。又為姜維捏一把汗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

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得此一箭。稍快人意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

及。只掣得淮槍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

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

了許多人馬。一路收紮。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

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以下按下節漢專敘魏國却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回國去。訖班師

還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

不已。如針刺背。令人迫想漢帝見曹操時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

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啓

奏。魏主少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寫得司馬師聲勢依然曹操當

年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李殿之子亦名

豐乃魏之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令人迫念伏完芳叱退近侍。同



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覩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令人追念獻帝告董承之語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

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七回中事照應一百今若剿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

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

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令人追念馬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

張緝令人追念獻帝賜衣帶詔時乃囑曰朕祖武帝誅董承蓋為機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敘他子孫自說出來卿等

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

比武祖也曹芳以武祖比司馬師亦為司馬氏篡位之兆陛下勿疑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

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令人追念董承遇曹操之時師問曰汝三人退朝

何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廷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乃看漢史衣帶詔故事豐

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

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不欲學伊尹周公却欲學舜禹受禪耳師

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何不竟說曹操三人皆曰

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訣之人，適間與天子

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芳左右都為司馬氏心腹，却於司馬師口中見之。三人曰：實無此狀。師叱曰：汝三人眼淚

尚紅。筆有在後文追染前文者，此類是也。如何抵賴。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為

汝威震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玄，玄揮拳裸袖，逕擊司馬

師。不是斷打的事。却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緝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上

有血字。比畫承事又泄漏得快。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

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

同仗忠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獻帝手詔在董承眼中，敘出曹芳手詔在司馬師眼中，敘出又自不同。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

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令人追念董承等七人遇害之時。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

落。各人含糊數罵而死。令人追念吉平截指之時。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

事。皇后曰：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令人追念伏后董妃語。正言間，忽見師入皇

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

與伊尹何別乎。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馬師自比伊尹，前後一轍。今反以恩為讎，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

我，此大逆無道也。今當先誅汝，然後及於皇后。皇后曰：臣妾無辜，願與

俱死。師曰：皇后亦無辜，朕不忍殺。遂命左右扶皇后入宮，令其安歇。師

又命左右將曹芳、曹芳、曹芳三人，各賜一盞毒酒，令其飲之。三人飲畢，

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  
親筆現在如何抵賴

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爲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妄誣大臣，造反當加何罪？  
自然反坐有何理說

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  
情罪非實所供是實

師曰：陛下請起。  
陛下二字之下，忽接請起，自有陛下以來，未有如此之沒體面者也。

國法未可廢也。  
不當曰國法竟當曰家法耳。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  
令人追念華歆破壁取伏后時

後人有詩曰：當年伏后出宮門，跌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  
此時不學曹操不學曹丕又學董卓突突第四回中事於此又見

衆皆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  
此時更無丁原袁紹其人

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

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

公。

謙幼而髦長故師利於立幼因孚之言勉從之耳

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

承天下。當納下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

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却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

比曹芳又覺來歷明白

當日

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鬘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

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

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

馬師迎着髦先下拜。

此時曹髦極其謙恭後文仗劍出宮只爲更耐不得耳

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

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

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

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

劍上殿。

與曹操無異

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

軍毋邱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

漢臣曾有勤王志魏將還興討賊師

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弑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弑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爲曹氏之報宜爾也雖然弑后廢帝不可以訓操爲漢賊師亦爲魏賊爲漢臣者當爲漢討賊爲魏臣者安得不爲魏討賊乎故毋丘儉之揮淚文欽之起兵文鴛之力戰作史者皆特書以予之

魏之偏漢卽以司馬氏之偏魏者報之矣若司馬氏之偏魏豈得獨無報乎曰有報報之以金墉之禍報之以青衣之辱報之以犧牛之易報之以劉宋之篡也然司馬昭有後司馬師無後有後則報之於子孫無後則當報之於其身而司馬師獨以病終將奈何曰眼珠迸出亦可以當顯戮也已

姜維三伐中原在曹芳旣廢司馬師旣死之後夫師旣死則有隙可乘芳旣廢則亦有

賊可討也。然維之心自為漢討賊。初非為魏討賊也。而以討漢賊為念。亦不妨借討魏賊以為名者何哉。蓋人方欲討司馬。我姑從其討司馬之名。而天方大討曹。則我自行我討曹之志耳。

背水之陣。徐晃以之拒漢而不勝。武侯以之拒曹而勝。姜維用之。則視前而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操於漢中一以之退司馬。懿於祁山。鄧艾用之。則亦視前而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皆得。或皆得。各各不同。讀之不厭其複。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字仲聞。河

南聞喜人也。以其能討賊故存其官并書其地書其字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毋丘甸

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與馬騰父子相同

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為後尹大目追起一段伏筆當日聞

儉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話說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

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前蓋承與馬騰語都用反挑。今毋丘儉與文欽語只是直說欽曰。都督鎮守方

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鴛。有萬夫不當之勇。

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讎。今可令為先鋒。又是一個好兒。子不滅馬超儉大喜。即時酌酒。

爲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爲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與曹操相詔討董卓時相似衆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

爲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

痛癢痛者身之贅肉也師之視君亦如此矣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

請太尉王肅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

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七十五回中事於此一提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

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是但吾新害日瘡不能自

往若使他人此處鍾會出現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

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危矣師蹶然起曰非吾

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總攝朝政師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

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

州諸軍出譙宋之地譙今亳州宋今貴德府永承縣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

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褒曰毋

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今大舉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說一個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說一個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瀨水之上。中軍屯於瀨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又不推要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占先。難以驅遣。可速取之。葛雍所料已為王基所料儉然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孫峻之來却用驅寫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聚衆官商議。尙書傅嘏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又由傅嘏口中寫一鄧艾若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卽遣



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兖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却說毋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鴛。只消五千兵。可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旛。簇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師者帥也安立營寨。倘未完備。時文鴛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鴛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此之謂父子兵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鴛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鋼鞭。綽槍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鄧艾未至。師爲眼下新割肉瘡。瘡口疼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爲首一將。勇不可當。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被皆咬爛。做逆賊有

想其怒目視曹芳之時當受此報

文鴛之來先在飛將眼中司馬師耳中虛寫

做逆賊有

宜便

原來文鴛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

相拒者槍搠鞭打無不被殺此處方實寫文鴛鴛只望父到以為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

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只殺到天明只聞得北邊鼓角宣天鄧艾之來先在文鴛耳中衆軍眼中寫鴛

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至何也妙在不知是鄧艾鴛縱馬看時只見一

軍行如猛風為首一將乃鄧艾也縱馬橫刀大叫曰反賊休走此處方寫是鄧艾鴛大怒

挺槍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寫文鴛又寫鄧艾正鬪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鴛部下

兵各自逃散只文鴛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搜精

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

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紛紛落馬各自倒退鴛復緩緩而行寫文鴛如生龍活虎魏將聚在一

處驚訝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衆耶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

鴛勃然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也提鞭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

復回馬緩轡而行文鴛之勇直與常山趙雲彷彿相似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鴛一人殺退總敘一句省筆後

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鴛膽氣高

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鴛

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老子殊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

壽春而走却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

故事司馬師照應一百七回中事常有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欽交厚今見師眼瘤突出

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今被毋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

之必然來降此是陳司馬師語師從之大目頂盔貫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

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盔放於鞍轡之前以鞭指

曰文刺史何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厲

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文欽如此有粗細鋼幹得甚大目大哭而回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

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

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文欽之投吳如夏侯霸之投蜀却說毋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

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

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毋丘儉死戰相拒江淮

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毋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

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接入。設席待之。儉大醉。被白令人殺了。將頭獻與

魏兵。於是淮南平定。

此時文欽去了。毋丘儉死了。惟文憲不知下落。妙在此處不即敘明。留在後文始見。

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

帳。賜以印綬。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師目

痛不止。每日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

與曹操臨終見伏完等二十餘人正復相似。

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牀下。師遺言曰：「吾今權

重。雖欲卸肩不能得也。汝繼我爲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

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正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

兩目俱出。此日無天子之報。

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

卽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

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

司馬昭之有鍾會猶曹操之有賈詡郭嘉耳。

昭從

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旣繼其兄掌大權。

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尙書事。昭入

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

去一司馬師。又來一司馬昭。以下按下魏事。再敘蜀漢。

却說西蜀細作哨

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

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重權。必不敢擅

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

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淺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

要。恤軍愛民。此乃國家之計也。前文官諫。今武臣亦諫。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

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中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將前事一。今吾。

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保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亦學武侯死而後已之語。今魏有隙。可。

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曹芳既廢。夏侯亮既死。霸之意在報讎。故必主於戰。可將。

輕騎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

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

然全勝矣。張翼之意。不戰則斃。不戰欲戰。則必速戰。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枹罕進發。此是三伐中原。兵至洮水。守。

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

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引大。

軍背洮水列陣。妙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蜀吳已成鼎足。

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二句是客此為魏報讎。乃夏侯霸之意也。

何況讎敵之國乎。一句是主此為漢報讎。乃姜維之意也。經回顧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

爲陣敗則皆歿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姜維維略戰數合，撥回馬望本營便走。王經大驅軍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着洮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與韓信破趙之言同衆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方知前分付之計，乃此計也。維耀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疊屍數里。此番大勝，又當得風便轉。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尙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本欲不勝不止，却弄出不敗不止。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讎，忽兖州刺史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泰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若招羌人之衆，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

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寫鄧艾有謀以風兮自許亦殊不愧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

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

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此武侯在漢中驚曹操之計調度已畢

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

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夜黃昏時分忽三

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

是兖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

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應一百七回語今領兵到頗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

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

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

圍皆見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

道而退。鄧本先聲足以驚人非鼓聲足以驚姜維因有夏侯霸之言爲之先聲於是蜀兵皆退歸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

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

堤。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爲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

成功不必添蛇足。討賊猶思舊虎威。

未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姜維一伐中原之後。間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後。間之以文鴛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無他事。以間之者。何也。牛頭山之戰。全乎敗者也。鐵籠山之戰。初勝而終敗者也。洮西之戰。則全乎勝者也。不全乎勝。則士氣沮。全乎勝。則士氣銳。銳則可以及鋒。而用焉。此四伐之師。所以繼三伐而卽出與。

鄧艾有五必出之說。以料蜀。姜維亦有五可勝之說。以料魏。彼此若合符節。而料其出。則果出。料其勝。則不必果勝。則以維之所料。先爲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己。則不得謂得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四伐之敗。與一伐等。蓋一伐之役。句安陷焉。四伐之役。張嶷死焉。其失固相類也。然爲國討賊。雖敗猶榮。一伐之時。未學武侯之自貶。四伐之後。亦學武侯之自責。君子於其



敗而哀其遇於其貶而憐其心

有母丘儉之討司馬師於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於後兩人皆魏之忠臣也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爲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桀犬吠堯亦自比於狗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亦自比家將於狗若後世無義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馬昭之攻諸葛誕也賈充勸其挾太后天子以親征此則從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豈嘗挾獻帝而俱行乎其挾帝而俱行惟許田射鹿之時則有之至於挾太后而俱行則又何嘗有之乎曹操所不爲而司馬昭爲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內則曹芳之血詔亦曹髦之所欲發也故必挾天子而後可以無恐也又恐天子雖在外而太后在內則太后之詔可請而城門可閉亦未必無曹爽故事也故必挾太后而後可以無恐也凡亂臣賊子欲效前人之所爲往往較前人之心又加危較前人之心又加愼嗟乎人之竊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娛樂耳乃防患慮禍岌岌不寧至於如此人亦何樂而爲亂臣賊子哉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

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封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兵屯於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先寫陳泰料敵不中。以反襯鄧艾之智。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然將才泰問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知彼吾兵終有弱敗之實。之沮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調遣。之利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之沮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之。知彼吾軍皆是旱地。之勞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聲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把守。分而小蜀兵合爲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合而大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則可取羌人之穀爲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知彼之糧易於我。但言其必出五也。陳泰嘆服曰：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爲忘年之交。如程嬰之服周郎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以上按下魏國一邊。以下再敘蜀漢一邊。却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會。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使樊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勝。今日洮西之戰。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

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鄧艾五必出

若合符節衆問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維五可勝彼此

可勝也鄧艾所言一必出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維却算在第一

鄧艾所言三必出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會有法度三可勝也鄧艾所言

維却算在第二吾兵自出祁山掠抄秋穀爲食四可勝也鄧艾所言五必出彼兵雖各守備軍

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鄧艾所言四必出不在此時伐魏更待

何時耶夏侯霸曰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

准備非同往日矣維但能料其兵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

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

於是蜀兵盡離鍾堤殺奔祁山來此是四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

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

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

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在姜維眼中口寫一鄧艾然亦未見其人但見其營尙是虛寫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

有准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猜得汝等可虛張吾旗號據此谷口

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出哨一回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

方旗幟更換以疑之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巡襲南安去也也是好算遂令鮑素屯於

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

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

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一個說鄧艾必在此間果然在此間一個說姜維不在此間果然不在此間兩個猜得都是對手拳頭必

取董亭襲南安去了料得如此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人馬皆

困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

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先破前寨却斷後路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巡取武城

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

伏彼來爭武城山時我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先到武城却伏段谷又算出自己兩路兵來泰曰吾守

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

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

即令子鄧忠鄧忠於此出現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

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

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你猜着我猜着，你好看殺人。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

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颿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未見其人

先見其旗，又只在姜維眼中虛寫。

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

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甚惡維直來武城山下，搦戰鄧艾。山上魏兵並不下來。

惡甚，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却又不見魏兵下來。

惡甚，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維欲上山衝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

又鳴。惡甚，又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維移兵下山屯紮，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

角又鳴，魏兵驟至。三番不下來，此處却突如其來。

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

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

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三番不下來，此處又突如其來。

放火燒車仗，兩兵混殺了一

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

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姜維亦料到此，但先為鄧艾料去了，畢竟是鄧艾先猜先着。

遂留霸屯

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

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讀書至此令人一嚇幾爲落鳳坡峽口川之續矣。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

後塵土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軍。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

陳泰打寨在夏侯霸口中虛寫奇筆之法。

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爲斷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在垓心。維人困馬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抄舊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接下蜀漢一邊以下再敘魏國一邊。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并封其子鄧忠爲亭侯。是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爲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爲

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爲護衛。宛然董卓變相一應

事務不奏朝廷就在相府裁處。宛然曹操後身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

名充字公閻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爲昭府下長史充謂昭曰今主公掌

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

可爲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爲名以探消息賈充領命逕到淮南入見

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卽武侯之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亦大奇事向

仕於魏因武侯在蜀爲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重職封

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補敘諸葛誕前事當日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誕設宴

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爲君司

馬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

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寫得諸葛誕義形於辭不愧爲武侯族弟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

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說得凜凜烈烈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

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又在賈充口中補敘諸葛誕平日久必

爲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琳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爲司

空誕得了昭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琳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琳矣。」使者口中泄漏機密妙在要言

煩不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弔橋拽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樂琳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攻城。手下十餘驍騎下馬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

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琳家。琳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樂進為曹操舊臣於此提照出

琳未及回言，為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申罪致討比毋丘儉更是烈烈

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

進兵。又令長史吳鋼送子諸葛灑入吳，為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志自可取

不必以成敗論之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為人強暴，殺大司

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順筆帶敘吳事○殺諸葛恪用詳敘殺此三人用略敘省筆之法因此權柄皆歸於綝。吳主孫亮

雖然聰明，無可奈何。為後卷孫綝廢亮張本於是吳鋼將諸葛灑至石頭城，入拜孫綝。綝問

其故。鋼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不說諸葛瑾之弟而獨說武侯者因孫峻殺諸葛瑾之子故也有針線向事魏國



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興師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漵爲質伏望發兵相助繇從其請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爲主將于詮爲合後朱異唐咨爲先鋒文欽爲鄉導起兵七萬分三隊而進吳鋼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准備却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後悔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

曹瞞但挾天子耳賈充又教司馬昭挾太后愈出愈奇

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謀反臣

與文武官僚計議停當請太后回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

繇繇將諸葛誕兒子作當頭司

馬昭却將太后天子帶在軍中作當頭

太后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

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

帝有包括宇宙之志并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

然未聞奉母氏以行也

陛下正宜

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

兵二十六萬命鎮南將軍王基爲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爲副先鋒監軍石

苞爲左軍兖州刺史周太爲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

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并二子文鸯、文虎。

不知下落此處却與文欽會在一處

雄兵數萬來敵司馬昭。正是

方見吳兵銳氣墮。又看魏將勁兵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慶兵

諸葛恪之進兵於新城。魏無釁之可窺。若孫綝之進兵於壽春。則乘魏之釁而動矣。母丘儉之討司馬昭。猶懼吳之襲其後。若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則吳且為之援矣。綝之事易於恪。誕之事易於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于詮一人為忠臣。魏有不降賊之兵。則諸葛誕數百人皆義士。君子謂吳之一人可以愧吳之眾人。而誕之數百人。愈以重誕之一人云。

威克厥愛。為將之道。固然。而用法太嚴。御人太酷。又必敗之理也。朱異不殺。則吳將不至離心。文欽不誅。則魏將不至解體。讀書至此。可為嚴酷之戒。

曹操築土城於潼關之西。地高而無水患。司馬昭築土城於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無水患則城難墮。有水患則城易墮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發。與壽春相拒數月。而會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籠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讎國論之所以作也。

譙周讎國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爲言耳。其不作於武侯伐魏之時。而作於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睹。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哲孰竭。愚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讎國論。聞魏之釁而起。聞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卽返。前於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鄧艾爲之設謀。爲之畫策。而維與艾尙未識面。直至此卷。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旣見之後。而又略戰而退。未及大決。雌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爲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

利與義相對不爲義則必爲利魏討賊者義也會以吳人爲利則詭之義可知矣

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

王基陳騫領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逕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此曹操破文醜之計。其解渭橋之厄亦以此。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太。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尙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爲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先算諸葛誕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次算吳兵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曹操以荀或爲子房。昭又以鍾會爲子房。前後遙相照映。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一味好殺。安能成功。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

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却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

此計亦妙。但城中增兵則糧愈少耳。

朱異

然其言。於是全懌、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

本欲虛一門以待誑之。走不想吳兵反從此而入。出於意外。

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

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分付曰：「汝可引五千

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

于詮所算又早。被司馬昭所算。

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

背後喊聲大起。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

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斬之。

一味好殺。安能成功。

又責全端子全禕曰：

「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

是驅之降魏。

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

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軍圍攻。全禕引兵殺入壽

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

勢所必然。

昭加禕爲偏將軍。一以殺驅之。一以賞招之。禕

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懌。言孫綝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

中。懌得禕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

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衆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

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

與孫綝之令無異。

二人仰天長嘆曰：「誕將

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時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招之又以賞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

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豈非天意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

只得來告誕曰。糧草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

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出斬之。又是文鴛文

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濠赴魏寨投降。

司馬昭恨文鴛昔日單騎退兵之讎。欲斬之。照應一百十回中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

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鴛。文

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要殺則竟殺不殺則撫之慰之爵之祿之直是老瞞手段

子拜謝上馬。遶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

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鴛乃司馬氏讎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如什方侯故事於是皆

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又是一個孫琳如此安得不敗鍾會知城中

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

齊攻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於此必至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

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著胡遵。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

皆被縛。於此必至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

曰。受命而出。爲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爲也。乃擲盔於地。大呼

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爲亂軍

所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于壽有焉。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少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

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有卒如此

至。盡終無一人降者。與張雖陽之事相似昭深加嘆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

留之久。必爲變。不如坑之。李膺不封侯。只爲殺降之故。何秀之不仁也。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爲上。

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會之言與秀天淵宜

獨爲夏侯霸之所稱許

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從來成大事者必能用善言唐咨因懼孫綝不

敢回國，亦來投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

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姜維北來先在司馬昭邊聽得又是一樣筆法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

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

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

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挾魏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

了。只聽得一半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吾亦謂然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

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黃皓事借譙周口中敘出不理國事，只圖

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讎國論一篇，寄於姜維。維拆

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强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

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

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



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專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以爲文王。雖爲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渡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魏兵屢次斷蜀之糧。今則是蜀兵取魏之糧。反而用之又變一樣文法。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卽提兵逕取駱谷。渡沈嶺。望長城而來。此是五伐中原。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直應第九回中事。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等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

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箇破綻，王真便挺槍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錮在手，待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鏑，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寫傅僉不惟能謀且又能勇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著，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幾同博望新野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大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突來得維遂令後隊爲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槍縱馬而出，年約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小小年紀，便爾油嘴維自思曰：此必是鄧艾矣。在姜維意中，虛猜一鄂艾挺槍縱馬而來，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

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鋼槍。暗取鵬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槍來刺。維閃過。那槍從肋旁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槍望前陣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在姜維耳中實聽一鄧艾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此處方纔敘明前文故意令人不測。鍾會弟勝於兄鄧家子如其父然則鄧艾真有一鳳凰分不止一鳳矣。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幸會且各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與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極惡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極惡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相待。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像回的次日維又引

兵來艾仍前不出。受知司馬懿如此五六番。總敘一句省筆傅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

維曰此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吾耳吾今致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

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

兵來救長城。司馬昭一邊事在姜維耳中却分作兩番聽得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嘆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鬪陣破鄧艾

天之報惡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不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

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也孫綝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

也報之正者也天所為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天下而已矣

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

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母丘

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

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

假手於其臣耳。

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於國舅董承。再洩於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託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爲后父。而張緝亦爲后父。董承受血詔。而張緝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爲漢之兩人。董承不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兒。而全尙有兒。則又以魏之兩家并爲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癸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况全尙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并殺其子乎。然君子不責全尙之妻。而責全尙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卽幸而不至於敗。不可以學。盧蒲癸。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休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敘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鬪筭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鬪筭。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筭於此。鬪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於此伏也。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九伐中原。卽謂是武侯之六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鬪陣法。姜維亦與鄧艾鬪陣法。而武侯鬪陣。只是一番。姜維鬪陣。却有兩番。鄧艾之鬪陣。是真卽以鬪陣破之。司馬望之鬪陣。是假。又不必以鬪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邊之石。以爲之端。姜維布長蛇陣於祁山。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爲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彥。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聞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懿卽以蜀人苟安爲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黨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顧使蜀中無黃皓。魏卽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進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迫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積草燒追兵之計不在姜維一邊實敵却在探馬口中虛殺衆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加賞鄧艾此下按西蜀魏專殺東西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與先主不殺黃權家屬厚薄相去天壤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問得聰明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一語道破黃門不服從來偷食人極嘴強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小智耳妙在敏捷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載一小事之明以見其大事之察然無大事可敘者以大事俱歸於孫綝故耳雖然聰明却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闔分屯諸營孫綝父子兄弟五人與曹爽兄弟三人正復相似一日吳主孫亮悶坐

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爲後患。

如曹芳之告張紇

紀曰：陛下但有有用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

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綝。

如曹髦之自討司馬昭

但此事切不可令

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洩漏，誤朕非輕。

孫亮口中發門

紀曰：乞陛下草

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卽寫密

詔付紀。

密詔請而後與較曹芳之自書血詔付張紇又是不同

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

日內殺孫綝矣。

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其妻可見夫妻之情密於子母也爲之一嘆

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私令人持書

報知孫綝。

不顧其夫不顧其子而但以內家爲重今之婦人多有之矣爲之一嘆

綝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

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併其家小俱拏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

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

我大事矣。及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

將全尚、劉丞等殺訖。

一個婦人送了老公與兒子也

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

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

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曰：



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金紀不得爲孝子，桓懿乃可謂忠臣。繚大怒，自拔劍斬之，卽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與司馬師廢曹芳一樣手段。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奸臣冒霍光。可憐聰明主，不得泣朝堂。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乘龍者應在其子，無尾應在其子之不得也。立

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子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思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卽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武官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爲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爲後文嗣位張本。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繚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繚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

繇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我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

早晚教你看

周郎對蔣幹辭話是假孫繇對張布辭話是真

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

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繇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

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邈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

曰繇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爲變矣

孫休此時休不得

休大驚急召張布

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

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爲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

大會羣臣召繇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令魏邈施朔爲外事張布爲內

應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

繇入宮赴宴孫繇方起牀平地如人推倒

與諸葛恪家黃犬銜衣孝子入門之怪彷彿相似

心中不悅使者十餘

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昨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

赴宴

與諸葛恪入朝時彷彿相似

繇曰吾兄弟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爲號

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慌下御坐迎之請繇高坐酒行數巡

與諸葛恪飲酒時彷彿相似

衆驚

曰宮外望有火起。此是丁奉等在外擒孫 琳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

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

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琳。令人追想孫峻殺諸葛格時 琳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琳叩頭

奏曰：願徙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王惇耶。即以前事問之現前果報 命推下

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琳下殿，東斬訖。前謂布云吾早晚教你看，不想看出這局面來 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

罪在孫琳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五鳳樓，丁奉、魏邈、施朔等

擒孫琳兄弟至。張布一邊用實寫丁奉等一邊用虛寫省筆之法 休命盡斬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

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據、王惇等家重建墳

墓，以表其忠。其牽累遠流者，皆赦還鄉里。舊案盡翻 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

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瑛答禮。使命往來彼得簡略省筆之法 瑛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

中近日作何舉動。薛瑛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

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西蜀事在吳史口中虛寫一番

妙在有意無意寫來，只為後文姜維回兵伏線 休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齋

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准備。因其不知內憂，故以外患勸之 姜

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孫休本欲以外患動其內憂，姜維却舍內憂而圖其外患，絕妙圖筭。時蜀漢景耀元年。

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含、蔣斌爲左軍，蔣舒、傅僉爲右軍，胡

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

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

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魏照數卷以前之事。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此是六伐中原。至

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

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我之所料也。原

來鄧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

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鄧艾一邊事，却從此處補出。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

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子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爲左

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

帳後地下擁出。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從天降，却從地出。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

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得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

攻。王、蔣二將奮死，低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

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與張遼之守合，淵彷彿相似。

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此處却無地孔可鑽，但能豎入不能橫進。

鄧艾收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

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

我不明地脉之故也。譙周以為不知天時。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屍身填於地

道之中，以土掩之。以地道為蜀人之塚，哀哉。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

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

布已定。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前有武侯與仲達圖陣，今又有姜維與魏

文圖陣前是仲達先布，各自一樣，此是鄧艾後布，却是學樣。維持槍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

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

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十四個門戶。看好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

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前武侯是教仲達打陣，今姜維却教鄧艾圍陣，又是不同。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

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

然變成長蛇捲地陣。鄧艾曾做穿山甲今却過了捲地蛇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

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眾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

早降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快忽然西北角

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出於意外令人廢書一嘆比

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讀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快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

寨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我幼年遊學於荊南曾與

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此二人從先主三顧時敘之已久不復提起忽於此處照應出來妙極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

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

蛇無頭而不行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

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瞞不過姜維艾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鬪陣

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不欲以鬪陣勝之却欲以詐應陣勝之於是令鄭

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來日候教伏惟光臨

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

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妙在姜維

不自說廖化曰此必賺我鬪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妙在等廖化維笑曰正合我意

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

山之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

吾鬪陣法汝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

汝今盜襲何足為奇今人都是竊襲那個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

變望笑曰吾既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比姜維學問沒有一半便要出來比武極像今日子弟略讀幾句文字便欲出來

也考維笑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吾陣

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

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來今日空疏之腹反不信維曰汝教鄧艾出

來吾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

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吾山後耳此言洞見肺腑勝望大驚恰欲進兵

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讀至此令人又拍案

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

一快○此時蜀兵亦有長蛇捲地之勢

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

陣不會鬥將亦不經門

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

下夾攻魏兵大敗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

讀至此令人又拍案一快○郭淮一箭使死鄧艾四箭不死大是僥倖

奔到渭南寨時

司馬望亦至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

以酒色為樂。

正與吳使薛瑒語相應

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如此真謀勝門陣法艾問眾謀士曰

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

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闖人偏好金珠正不知欲傳與何人可發一嘆布散流言說

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

與苟安齎扎明事相同

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

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

讀至此又令人廢書一嘆

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

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

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

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讒回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於前又有司馬昭之弑曹髦於後天之報曹氏毋乃太過與曰非



過也。曹芳爲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爲操與丕之孫也。於其非孫者。報之不若於其眞爲孫者。報之之爲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於奪其祀之爲奇也。蒼蒼者之巧於報反如此。後世奸雄尙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於內。必先立威於外。則司馬昭之弒君。當在伐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於外。必先除患於內。則司馬昭之弒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弒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弒之。而使賈充弒之。賈充又不自弒之。而使成濟弒之。所以然者。誠畏弒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弒君爲己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弒君爲己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於賈充者。以充爲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於昭者。而昭又爲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爲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爲趙盾。

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爲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爲人臣而篡國之辜。而仍以經之死爲足嘉。

者所以正後世爲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曰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於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於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

蔡和蔡中實爲蔡瑁之弟。猶不爲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爲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鄧艾之詐。又疎於曹操矣。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鄭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瑾之詐。而不先斬王瑾。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瑾焚之。無異於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於武侯矣。文有後事勝於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廖化之言

只從君命起見張翼曰。蜀人爲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

人馬。以安民心。再作良圖。張翼之言是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

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

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鄧艾每讚姜維必讀武侯可見文中雖無武侯却處處有一武侯因此不敢追趕。勒

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爲卿

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

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活畫一管庸之主姜

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

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俟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極沒氣力語却早極後卷七伐中原伏線姜維嘆息出

朝，自投漢中去訖。以下按下蜀漢再敘魏事却說黨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

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黨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圖蜀

之心。早爲一百十六回伏筆乃問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

主公，若一旦輕出，內難必作矣。鄧艾方說蜀有內變，賈充却說魏有內變，借伐蜀轉出弑主門，奇甚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

中。魏初改年號，便曰黃初，自以爲土德。王蓋色尚黃也。黃龍正應曹氏之君，井中正應幽沉之象。兩見者，正應曹髦被弑之後，又有曹奂被篡也。羣臣表賀以爲祥瑞。天子曰：非祥瑞

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

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著。主公曹髦作詩之事却在賈充口中寫出，敘事妙品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鱖鱓舞

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漢少帝飛燕之詩興也。賦也。曹髦黃龍之詩比也。不謂百回之後忽有其對。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

此何人

若不早圖。彼必害我。

也。充曰：某願為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

起迎之。羣臣皆奏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為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

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今為晉公。得毋不宜耶。

曹操受九錫。尚能假託辭。司馬昭受九錫。却是公然索取。尤

而效之殆有甚焉

髦乃應曰：敢不如命。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鯁。鱗是何禮也。

天子以文字取禍又此見於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眾官凜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

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

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

不能為勿用之潛龍却欲為有晦之亢龍矣

王經奏曰：不可。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

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內外公卿不顧順逆之理。阿附奸賊。非一

人也。

如華歆王朗之助曹丕

且陛下宿衛寡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大焉。且宜

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

還是獻帝耐得言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

司馬公府中出首。以免一死。

人心不附曹而附昭。果如王經之言。

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

二心乎。不肯輕動之人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

出內令護衛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曹操帳前虎衛軍動以萬計今何如此其憊也鼓譟而

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

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乃龍自况王經乃比之以羊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

也。髦曰。我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

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一向不成爲天子此時欲定正

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敢動。衆人還有天子二字在肚裏賈充呼成濟

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二字在意中濟乃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

殺耶。當縛耶。直將曹髦作一羊耳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獻生只要納熟成濟撚戟直奔輦前。髦

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中胸前。撞出輦來。再一戟刃

從背上透出。遂死於輦傍。從前天子遇害未有如此之慘者爲之一嘆焦伯挺槍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

皆逃走。王經隨後起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殺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

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不知此副眼淚從何處得來將誰欺欺天

令人報知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真哭弑陛下

下者臣之罪也。趙穿弑其君而春秋歸罪於趙盾字殆以趙盾自比矣遂將髻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昭入

殿中召羣臣會議羣臣皆至獨有尙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尙書荀

顥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今舅實不如泰也。吳國全紀是外甥背娘舅今魏國荀顥是娘舅背外甥乃披麻

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

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曰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斬賈充亦是次着矣昭沉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

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明明道着司馬昭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可剛之滅其三族濟大

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

倅亦斬於市盡滅三族。助亂賊者即爲亂賊所殺人亦何爲而助亂賊也後人有詩嘆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闕戰袍紅却將成濟誅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

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

何恨之有。可與徐庶之母並傳庶母欲其子之忠漢經母喜其子之忠魏同一意也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

刑滿城士庶無不垂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 漢末見王經 貞烈心無異 堅剛志更清

節如泰華重。命似羽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卽天子位。

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曹操欲學周文王。司馬昭亦稱文王。看樣得如。魏

武帝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曹芳常以曹操比司馬師矣。今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夫君須臣於曹操。猶可言也。臣亦公然自比於曹操。不可言。

賈充等聞言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曹操讓皇帝與曹丕。做司馬昭亦讓皇帝與司馬炎。做欲篡其子孫。而卽舉其祖宗之法。哀哉。遂

不復勸進。是年六月。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爲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

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

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對賞。以下按過魏事。再敘西蜀。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

弑了曹髦。立了曹奐。喜曰。我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

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

廖化張翼爲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

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伐中原。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聞報蜀

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瓘曰。吾有一計。不可明言。現寫在此。謹

呈將軍台覽。艾接來展看畢。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瓘曰。某願捨

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瓊。瓊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瓊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教為首的將來見。瓊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瓘也。近見司馬昭弑君將叔父一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興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剿除奸黨，以報叔父之恨。與前蔡中蔡和之降吳以殺蔡瑁為名一樣局面維大喜。讀者

猜之是真喜耶是假喜耶

謂瓊曰：汝既誠心來降，我豈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

今有糧車數千，現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讀者試猜姜伯約是何意見

心中大喜，以為中計，忻然領諾。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妙著已算定

瓊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維令傳

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聽信王瓘之言也？

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想是通譜宗姪耳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

大笑曰：我已知王瓘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原來如此霸曰：公試言之。維

曰：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

知其詐也。能料王瓘只是能料司馬昭耳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



伏以防王瓘奸細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瓘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

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

遣兵於壘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

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壘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

書的是假魏兵王瓘是以真用假姜維是以假用假也一面令人將現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

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糧米換柴草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着運糧旗號方知前留

千大有用處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

各進兵來取祁山前姜維本是出斜谷今却換了蔣舒變化得妙却說鄧艾得了王瓘書信大喜急寫回書令

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往壘山谷中來遠遠使人憑

高眺望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此是傅僉扮作王瓘艾勒馬望之果然皆

是魏兵是真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瓘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

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鄧艾亦甚精細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

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此兩人是假魏兵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

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將寫火先寫月百忙中有此閒筆只聽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瓘在山後廝殺逕

奔過山後時忽樹林後一彪軍撞出爲首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我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讀至此爲一快艾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似中秋放烟火竟著那火便是火號兩用一火兩山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快人是嚇得鄧艾棄甲丟盔撤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與曹操割鬚棄袍時彷彿相似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爲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車却說王瓘密約鄧艾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定當蒞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敗不知性命如何瓘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瓘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前燒假糧此燒真糧弄假成真以火濟火一霎時火光突起烈焰騰空瓘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瓘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關隘盡皆燒毀姜維不先殺王瓘亦是失着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趕鄧艾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瓘瓘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又是以水濟火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草

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厚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正是

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

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

姜維四伐與三伐相連。而三伐勝。而四伐不勝。張翼所謂畫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與七伐相連。而七伐勝。而八伐不勝。是又畫蛇添足矣。而姜維之意。則以爲不然。蓋畫蛇而旣成。則蛇固可以無足。若畫蛇而未就。則蛇正不可無足耳。洮陽之出。維以爲非艾之所料。而艾則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救。維知爲艾之所料。而艾則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於後主之召回。不獨維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於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於智者之意外。讀書至此。能不爲之慨然。

又有讀書至終篇。而復與最先開卷之數行相應者。如觀黃龍見井中之兆。令人思青

蛇見御座之時。觀曹髦詠黃龍之詩。令人思漢帝詠飛燕之句。斯已奇矣。然當時之人。猶未以前事相况也。至於姜維之欲去黃皓。則明明以十常侍爲比。明明以靈帝爲鑒。於一百十回之後。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見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連合。豈非絕世奇文。

武侯出師以屯田終。姜維出師亦以屯田終。屯沓中與屯渭濱無異耳。以爲避禍而保蜀之道在焉。以爲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維未嘗有九伐之事。而後人以沓中之役爲姜維之九伐。中原夫爲取魏而屯田。則雖謂之九伐焉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終。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見漢不滅賊則賊必滅漢。此正武侯不兩立之說也。先主將入西川。先見孔明畫圖一幅。又得張松畫圖一幅。司馬昭將取西川。先見鄧艾沓中畫圖一本。又得鍾會全蜀畫圖一本。前後天然相對。若合符節。真奇文奇事。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整頓軍糧兵器。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俱已完備。上表奏後主曰。臣累出戰。雖未成大功。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其語甚壯。如先主神肉復生之嘆。况今軍思

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勝，當受死罪。數語又抵得一篇出師表後主覽表，猶豫未決。譙周出班

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譙周好言天文，又爲後文伏筆。今大將軍又欲出

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

阻之。」譙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嘆息不已。遂推病不出，却說姜維臨興兵

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連年征伐，軍民不

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必欲行強爲之事，此化所以不

敢專也。」廖化前番欲戰此番不欲戰亦與張翼之見合矣。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爲國也。吾今八次

伐魏，豈爲一己之私哉！今當先取洮陽。如有逆吾者，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

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逕取洮陽而來。」此是入伐中原。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時

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司

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

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維屢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

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人，以圖

久計耳。」姜維欲取洮陽之意，姜維不曾說明却在鄧艾口中說出妙。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撤此處之兵，分爲兩

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咽喉之地。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如此而行。吾却引一軍伏侯河。必獲大勝也。此番又爲鄧艾所算與取上郡時一樣局面籌畫已定。各各依計而行。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却說姜

維令夏侯霸爲前部。先引一軍逕取洮陽。霸提兵前進。將近洮陽。望見城上並無一桿旌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顧諸將曰：「莫非詐乎？」諸將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縱馬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夏侯霸多謀此番却在鄧艾之下遂當先殺入。餘衆隨後而進。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上鼓角齊鳴。旌旗遍豎。拽起弔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下。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時後人有詩嘆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隄防。可憐投漢夏侯霸。頃刻城邊箭下亡。司馬望從城內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維聞夏侯霸射死。嗟傷不已。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亂。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馬望引兵殺

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維左衝右突死戰得脫退二十餘里下寨姜維又輸一籌蜀兵

兩番敗走之後心中搖動維與諸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今雖損兵折將不

足為憂成敗之事在此一舉汝等始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不但天意不可同人亦未可以強矣張

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山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

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此為上計張翼之計亦自勝着惜又為鄧艾猜破

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逕取祁山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兵

出迎兩軍對圓二人交戰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收兵回寨次日姜維又引

兵挑戰鄧艾按兵不出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

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

敗矣吾當親往救之張翼所算又在鄧艾算中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把守此處任他搦

戰却弗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

得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

曰勿得妄動原來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艾之救祁山不用銜枚疾走却用鼓角

喧天借夜戰為名乘勢而去真意料所不及鄧忠自入城去了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

救祁山寨矣。你猜着我我猜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輕與敵。囑畢維自引三

千兵來助張翼。兩人真是對却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纂兵少支持不

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後絕了

歸路。正慌急之間忽聽得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

曰大將軍姜伯約殺到。伯約之來又在張翼一邊寫得突兀翼乘勢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了一

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話分兩頭。却說後主在城都聽

信宦官黃皓之言。又溺於酒色。不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長進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

極有顏色。因入宮朝見皇后。后留在宮中。一月放出。此時宮中府中琰疑其妻與後

主私通。命婦留宮一月原無此體但後主南道方盛北道恐未暇及此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

以履撻其面數十。幾死復甦。與面何干想怒其治容誨淫也後主聞之大怒。令有司議劉琰罪。有

司議得。卒非撻妻之人。而非受刑之地。命婦非入侍宮禁之人宮中亦非命婦遊翔之地君臣皆失也合當棄市。遂斬劉

琰。自此命婦不許入朝。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多有疑怨者。於是賢人漸

退。小人日進。親賢人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後漢所以傾頹也令人憶武侯之言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只因阿附黃

皓。遂得重爵。聞姜維統兵在祁山。乃說皓奏後主曰。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



字代之。是欲以騎劫代樂毅也。後主從其言遣使齎詔召回姜維。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忽

一日三道詔至。宣維班師。何異岳飛金牌十二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與張翼徐

徐而退。鄧艾在寨中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報蜀兵盡

退。止留空寨。與鄧艾救祁山是一樣方法。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此番退兵不獨維所不料亦艾所不料也。姜維逕到漢中歇住

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後主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

華門。遇見祕書郎郤正。維問曰：天子召維班師。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將軍

何尚不知黃皓欲使閣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將軍。今聞鄧艾善能用

兵。因此寢其事矣。忽與忽寢全憑一個宦官做主可發一笑。○早知如此。勿怨姜維。維大怒曰：我必殺此宦豎。此時姜維欲效袁紹之殺十常侍亦是快事。

郤正止之曰：大將軍繼武侯之事。任大職重。豈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為

不美矣。維謝曰：先生之言是也。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維引數人巡

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於湖山之側。黃皓如此害怕原不比張讓趙忠之難除。特天子不欲除之耳。維至亭下拜了

後。主泣奏曰：臣困鄧艾於祁山。陛下連降三詔。召臣回朝。未審聖意為何。後

主默然不語。維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直照應到第一卷可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陛下

下近則鑒於張讓。遠則鑒於趙高。又說一個樣子與他看。早殺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

可恢復。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縱使專權，亦無能爲。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朕甚怪之。補前文所未及卿何必介意？維叩頭奏曰：陛下今日不殺黃皓，禍不遠

也。後主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侍於湖山之

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和事天子皓哭拜，維曰：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

並不干與國政。將軍休聽外人之言，欲殺某也。某命係於將軍，惟將軍憐之，

言罷，叩頭流涕。乞憐取媚是此輩故態，其如姜維之不好男風何維忿忿而出，即往見郤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

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不特爲伯約憂，正爲國家憂之也維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

身之策。正曰：隴西有一去處，名曰沓中，此地極其肥壯，將軍何不效武侯屯

田之事。又將屯田渭濱事一提，照應一百二回中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一是足兵二

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二是進取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三是禦敵四者將軍在外掌握

兵權，人不能圖，可以避禍。四是保是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三句是報國，一句是安身維大

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表奏後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

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某屢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

萬，往沓中種麥，屯田。徐圖進取，汝等久戰勞苦，今且斂兵聚穀，退守漢中。魏

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時乘虛追襲無不勝矣

姜維意中口只是

以破魏為事

遂令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傅僉同守關隘分

撥已畢維自引兵八萬來沓中種麥以為久計

以下按過蜀漢再敘魏國

却說鄧艾聞姜維在

沓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絡不絕如長蛇之勢

連營亦與陣法一般○此是九伐中原

艾遂令細作

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具表申奏

先是一本畫圖

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姜維屢犯中

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

一智勇之將往刺殺之可免動兵之勞

賈充是盜賊之計

從事中郎荀勗曰不然今蜀主

劉禪溺於酒色信用黃皓大臣皆有避禍之心姜維在沓中屯田正避禍之

計也若令大將伐之無有不勝何必用刺客乎

方是堂堂正正之論

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

欲伐蜀誰可為將荀勗曰鄧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鍾會為副將大事成矣昭

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問曰吾欲令汝為大將去伐東吳可

乎

將行刺跌出興師又將伐吳跌出伐蜀事曲而文亦曲

會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吳實欲伐蜀也

人妙

昭大笑曰子

誠識吾心也但卿往伐蜀當用何策會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畫圖樣在此

又是一本畫圖

昭展開視之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從何而進從何

而退。一。皆有法度。鄧艾止畫書中之圖鍾會又畫全蜀之圖同一畫圖又自各別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卿與鄧艾

合兵取蜀何如。會曰蜀川道廣非一路可進。當使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既以伐吳跌出伐蜀

又以合兵跌出分兵曲折之甚昭遂拜鍾會為征西將軍。假節鉞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兗豫荆

揚等處。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因遣新將

再封蔣將一新一舊便有不相下之勢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前將軍鄧敦曰姜維屢犯中原我

兵折傷甚多。只今守禦尙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耶。昭

怒曰吾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

呈鄧敦首級於階下。衆皆失色。弑君之後又必示威於臣伐國之前亦必示威於內奸雄作威往往如此昭曰吾自征東以來歇

息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水陸

並進。併吞東吳。此滅虢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吳自此至未卷方是一氣呵成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

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

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絆住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

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三路。以襲漢中。此處本欲鄧艾絆住姜維鍾會潛入西川後文却是鍾會絆住姜維鄧艾潛入西川正妙在與後相反方見事之變化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必矣。衆皆拜服。却說鍾會受了鎮西

將軍之印起兵伐蜀。會恐機謀或洩，却以伐吳爲名。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於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鍾會伴作伐吳，卽劉曄諱言伐蜀之意。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吾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亦從伐蜀先算到伐吳，自此至末卷方是一氣呵成。昭大喜，選日出師。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不可使獨掌大權。」早爲鍾會謀反伏線。昭笑曰：「吾豈不知之？」悌曰：「主公旣知，何不使人同領其職？」昭言無數語，使邵悌疑心頓釋，正是：

方當士馬驅馳日，早識將軍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此卷記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馬昭主其事，則非魏之能取之，而晉之取之也。魏之滅，尙在滅蜀之後。然曹芳已廢，而曹髦已弑，雖免之一息，尙存而已。全乎其爲晉也，全乎其

爲○晉○則○不○得○復○以○魏○目○之○猶○之○起○兵○徐○州○乃○備○之○討○曹○而○非○備○之○犯○漢○兵○敗○當○陽○乃○魏○之○攻○備○而○非○漢○之○伐○備○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發○於○曹○不○而○五○路○之○兵○不○戰○而○自○解○再○發○於○曹○叟○而○陳○倉○之○兵○遇○雨○而○引○歸○是○天○之○不○欲○以○魏○滅○漢○也○明○矣○天○不○欲○興○漢○而○又○不○欲○以○魏○滅○漢○於○是○滅○之○以○滅○魏○之○晉○焉○而○漢○之○滅○庶○可○以○無○憾○云○爾○鍾○會○將○取○蜀○而○伴○作○取○吳○之○勢○其○謀○是○詐○乃○未○取○蜀○而○先○爲○取○吳○之○地○其○謀○是○真○斯○亦○伏○線○之○最○奇○者○矣○而○猶○未○也○邵○悌○於○會○之○未○行○而○預○知○其○必○勝○預○知○其○必○叛○則○更○奇○司○馬○昭○於○會○之○未○勝○而○預○知○其○勝○後○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無○成○則○尤○奇○以○數○卷○之○線○於○一○卷○伏○之○天○然○有○此○一○氣○呼○應○之○文○近○之○作○裨○官○者○雖○欲○執○筆○而○效○焉○豈○可○得○耶○黃○巾○以○妖○邪○惑○衆○此○第○一○卷○中○之○事○也○而○師○婆○之○妄○託○神○言○似○之○張○讓○隱○匿○黃○巾○之○亂○以○欺○靈○帝○亦○第○一○卷○中○之○事○也○而○黃○皓○隱○匿○姜○維○之○表○亦○似○之○前○有○男○妖○後○有○女○妖○而○女○甚○於○男○前○有○十○常○侍○後○有○一○常○侍○而○一○可○當○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應○尾○尾○必○應○首○讀○三○國○至○此○篇○是○一○部○大○書○前○後○大○關○合○處○以○死○諸○葛○走○生○仲○達○而○武○侯○不○死○以○死○諸○葛○嚇○生○鍾○會○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顯○聖○以○諭○魏○將○而○不○顯○聖○以○教○後○主○能○顯○聖○以○護○百○姓○而○不○顯○聖○以○助○姜○維○則○何○也○曰○此○天○

之不可強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關公亦嘗顯聖矣。關公能顯聖。以追呂蒙。豈不能顯聖。以追陸遜。能顯聖。以解鐵車之圍。豈不能顯聖。以救猇亭之敗哉。

鄧艾未入川時。先得一夢。鍾會於定軍山前。亦得一夢。人但知艾與會之夢爲夢。而不知艾之以夢告卜者。亦夢也。會之祭武侯與武侯之託夢於會。亦夢也。不獨兩人之事業已成。夢卽三分之割據。皆成夢。先主孫權曹操。皆夢中之人。西蜀東吳北魏。盡夢中之境。誰是誰非。誰強誰弱。盡夢中之事。讀三國者。讀此卷述夢之文。凡三國以前三國以後。總當作如是觀。

却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此不道他人同往之意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則破蜀必矣。

蜀既破。則蜀人心膽已裂。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會卽有異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爲姜維助會不成伏線至若魏人得勝。思歸必不從會。而反

更不足慮耳。又爲魏將不從鍾會伏線此言乃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却說鍾會

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彭。丘健。夏侯咸。王買。皇甫闓。句安等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爲先。

鋒逢山開路。遇木疊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虎癡之勇已隔數十回於此一提。衆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

猿臂之將。父子有名。今衆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

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領中路。出斜谷。武侯嘗負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左軍出駱谷。姜維嘗從此處

處來與前文相映。右軍出子午谷。魏延欲從此處去鍾會却從此處來與前文相映。此皆崎嶇山險之地。當領軍填平道路。修

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如違必按軍法。數語極似常套。却為後文伏筆。許儀受命。領兵而進。

鍾會隨後提十萬餘衆。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

司馬望往過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頎。隴西太守牽弘。金

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先寫鍾會一番調度便接寫鄧艾一番調度各有聲勢。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

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於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一場大事却先述一

起夢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護衛邵綏問之。綏素明周易。艾備言其夢。綏

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

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不是因夢却是起課。不消更卜。夢即是卜。將軍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滯不

能還。早為鄧艾被殺伏案。艾聞言。愀然不樂。忽鍾會檄文至。約艾起兵於漢中取齊。艾遂遣



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萬五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頌引兵一萬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一萬五千人於甘松襲姜維之後

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

馬壯威風凜凜人皆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實微笑不語

祥見實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鄧艾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實曰破蜀必

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

王祥問其故劉實但笑而不答

復問却說魏兵既發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具表申奏後主請降

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

這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漢中不保矣

救正與鍾會之言相合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

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遊樂忽接姜維之表即召黃皓問曰今魏

國遣鍾會鄧艾大起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

姜維欲立功故上此表陛下寬心勿生疑慮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一

插入此句為後二火初興語伏筆

鍾會是三路鄧艾是四路各各不同

邵悌知而言之劉實知而不言更有意思

此處又總為二人被殺伏線

鍾會三路鄧艾四路姜維却志在二路又各不同

連此亦是四路

赤壁之戰曾仗孔明東風之功今何不以黃皓之南風退之

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

今日人家女子往往信此

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

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牀之上。

即此師婆亦是蜀中之大災。異當與柏樹夜哭等同觀。

後主焚香祝

畢。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數十遍。盤旋於案上。

活畫一師婆身分

皓曰：此神人

降矣。陛下可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再拜祝之。

即天子拜師婆亦是朝中一大災。異當與青蛇升御座同觀。

師婆

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

即師婆自稱土神亦是朝中一大災。異當與雌鷄化為雄同觀。

陛下欣樂太平。何為求問他事。

數年之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陛下切勿憂慮。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

活畫一師婆身分

後主大喜。重加賞賜。自此深信師婆之說。遂不聽姜維之言。每日只在

宮中飲宴歡樂。

自李催信師巫之後已隔百餘回。忽又有其匹。

姜維屢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誤了

大事。

與張讓隱在黃巾消息前後一轍。

却說鍾會大軍迤邐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

先領兵至南鄭關。儀謂部將曰：過此關即漢中矣。關上不多人馬。我等便可

奮力搶關。眾將領命一齊併力向前。原來守關蜀將盧遜早知魏兵將到。先

於關前木橋左右伏下軍士。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

又將武侯臨終之事一。提與一百四回照應。

比及許

儀兵來搶關時。一聲梆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騎。魏兵大

敗。儀回報鍾會。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

便回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險些兒

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棄馬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槍刺來讀者至此必謂鍾會死矣却

被魏軍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麾眾乘勢搶關關上軍士因有

蜀兵在關前不敢放箭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鍾會幾死復生又奪山關皆意外驚人之筆即以荀愷為護

軍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理合逢山開

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便行軍吾乃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

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殺矣會之不死實由天幸汝既違軍令當按軍法叱左右推出斬之

諸將告曰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又將許褚前事一提及望都督恕之會怒曰軍法不明何以

令眾遂令斬首示眾諸將無不駭然早為後文諸將不從鍾會張本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

漢中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只閉門自守鍾會下令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

魏兵利在速戰蜀兵利在固守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自引大軍取陽平關守關

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舒曰魏兵甚眾勢不可當不如堅守

為上戰不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不足懼我等若不下

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默然不答不懷好意了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蔣傅

二人至關上視之。鍾會揚鞭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用。如執迷不降，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傅僉大怒，令蔣舒把關，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讀至此只道鍾會使人謾關耳，孰知却是蔣舒可發一嘆。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僉

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子乎？」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魏兵四面合來。將傅僉圍在垓心。僉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脫。所領蜀兵十傷八九。僉乃仰天嘆曰：「吾生爲蜀臣，死亦當爲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師婆之說鬼話，連鬼亦不是鬼也。乃復拍馬衝殺，身被數槍，血盈袍鎧，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蔣舒能不愧死。後人有詩嘆曰：

一日抒忠憤，千秋仰義名。  
寧爲傅僉死，不足蔣舒生。

鍾會得了陽平關，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大喜。遂犒三軍，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鍾會慌忙出帳視之，絕無動靜。魏軍一夜不敢睡。次夜二更西南上喊聲又起。讀者至此疑是姜維設下疑兵耳。鍾會驚疑，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一人。」却是作怪。會驚疑不定，乃自引數百騎，俱全裝貫帶，望

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讀者至此又疑是武侯所設八陣圖如魚腹浦邊故

處夏侯淵事已隔數十回於此忽然照應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過山坡忽然狂風

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讀者至此再猜不出會大驚引衆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

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平關時不曾折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

曰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風而已師婆所言之神不過鬼混鍾會

所見之鬼却是神奇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廟惟有諸葛武侯之

墓照應一百五回中事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定軍山顯聖與玉泉山顯聖前後遙遙相映吾當親往祭之次日鍾會備

祭禮宰太牢自到武侯墳前再拜致祭祭畢狂風頓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

習習細雨紛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謝回營是夜鍾會在帳

中伏几而寢忽然一陣清風過處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道衣鶴氅素履皂緜

面如冠玉唇若抹硃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忽於鍾會夢中寫一諸葛孔明彷彿先生草廬初遇

其人步入帳中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見顧吾有片

言相告雖漢祚已衰天命難違然兩川生靈橫罹兵革誠可憐憫汝入境之

後萬勿妄殺生靈。其期破語迄今如聞言訖拂袖而去。會欲挽留之。忽然驚醒。乃是一夢。會知是武侯之靈。不勝驚異。於是傳令前軍立一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所到之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不是寫活鍾會正是寫死武侯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一一撫慰。秋毫無犯。後人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遶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死尙遺言保蜀民。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傳檄廖化張翼董厥提兵接應。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維引兵出迎。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頌出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猶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維大怒。挺槍縱馬。直取王頌。戰不三合。頌大敗而走。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鼠輩。非吾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趕到十里。却遇鄧艾領兵殺到。兩軍混戰。維抖擻精神。與艾戰十有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了。兩路太守實殺一路太守虛殺筆法變換維大驚。急令副將虛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撤後軍。星夜

來救甘松。正遇楊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下。巖

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鄧艾殺退。魏兵大隊而

來。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大寨。堅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報

到。說鍾會打破陽平關。守將蔣舒歸降。傅僉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此事已實敘在前。於此再虛敘一遍。

樂城守將王含。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二人之降在前。未曾實敘。特於此處虛敘出來。妙。胡濟

抵敵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此事在前。未曾實敘。特於此處補敘出來。妙。維大驚。即傳令拔寨。是夜兵至

疆川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縱馬交鋒。只

一合。楊欣敗走。維拈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槍趕來。

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讀至此必謂姜維死矣。維躍起身。一槍刺

去正中。楊欣馬腦。又是絕處逢生。背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戰馬。欲待追時。忽

報後面鄧艾兵到。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哨馬。報說雍州刺史

諸葛緒已斷了歸路。諸葛緒之兵亦用虛敘。維乃據山險下寨。魏兵屯於陰平橋頭。維進退

無路。長嘆曰。天喪吾也。副將雷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雍州必然兵少。將軍

若從孔函谷逕取雍州。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將軍。却引兵奔劍閣。

守之則漢中可復矣。

欲取劍閣反先取雍州用計亦曲

維從之。卽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

知諸葛緒。緒大驚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若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撤大

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行三十里。料知魏

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隊。逕到橋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

把守。被姜維一陣殺散。盡燒其寨。柵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

兵已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趕。絕處逢生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之間。前面

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也。維問之。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

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兵來。時陽平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

困。特來接應。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再作

良圖。與奮隨之意相合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維欲與翼化分兵

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戰爭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

失。是絕路矣。維從之。遂引兵來投劍閣。將近關前。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起。

旌旗遍豎。一枝軍把住關口。故作驚人之筆。令讀者着急正是

漢中險峻已無有。劍閣風波又忽生。



未知何處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有人險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躍。後主當陽之奪。孫權逍遙津之逃。曹操濮陽之敗。潼關之奔。華容道之釋。司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險。而非地之險也。又特難之。以險脫而非功之。以險成也。若夫造最險之謀。而經最險之地。犯最險之患。而成最險之功。則未有如鄧艾之貫索於懸崖。裹氈於峭壁。持斧挾鑿以行。七百里無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奇。不至此不謂讀三國者。讀至終篇。有此驚見駭聞之樂。

南鄭橋邊之鍾會。猶鐵籠山中之司馬昭也。昭幾死而不死。會亦幾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陰平嶺之鄧艾。猶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計爲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鍾會以艾之計爲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強耳。

武侯顯聖以告鍾會。而不顯聖以告鄧艾。不見武侯之神也。然既顯聖於定軍山。又必顯聖於陰平嶺。則武侯之靈。毋乃太勞乎。今有不必顯聖而同於顯聖者。定軍山有墓。武

侯如在焉。陰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風中隱隱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夢。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嶺邊一碣。能決魏將之死。愈出愈奇。豈非曠古奇觀。

蜀之求援甚急。而吳之來援甚遲。論者以此咎吳。而不必以此咎吳也。何也。孫休之不能援劉禪。猶張魯之不能援劉璋也。以漢中救成都則近。以江東救綿竹則遠。近且莫救。遠何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來。若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黃皓。甚於隴中之有楊松。內亂既深。雖有外助。必無濟矣。故君子不爲吳咎。而但爲蜀咎。

諸葛瞻父子受命於大事。既去之後。而能以一死報社稷。君子曰。武侯於是乎不死矣。蓋戰死綿竹之心。亦秋風五丈原之心也。使當日甘心降魏。以圖苟全。則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家訓。不其有愧乎。故瞻尙生。則武侯死。瞻尙亡。則武侯存。

却說輔國將軍董厥。聞魏兵十餘路入境。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當日見塵頭大起。疑是魏兵。急引軍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

姜維絕處逢生。却在董厥一湯敘中筆法變換。

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劍閣。徐圖退敵之計。厥曰。此關雖然可

守爭奈成都無人。倘爲敵人所襲。大勢瓦解矣。預爲後主出降伏線維曰：成都山險地峻，非

可易取，不必憂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

殺下關來，直衝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

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此時瘴欲滅而復明却說鍾會離劍

閣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把守陰平橋頭，以斷姜維

歸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

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維乘機走脫。緒因趕至關下，不想又爲所敗。

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艾征西所督之人，不該將軍

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

當斬之。會與艾不睦自此始衆皆力勸。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發落。隨將

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全不顧鄧艾體面爲鄧艾者實難堪此有人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

品一般，吾久鎮邊疆，於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時尙不是爭功，不過是爭體面，爭意氣耳。○想口吃人發怒，此時正不知稱多少艾矣。

子鄧忠勸曰：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若與他不睦，必誤國家大事。望且容忍

之。艾從其言。然畢竟心中懷怒。不以諸葛緒送鄧艾而送晉公一可怒也不交還其軍二可怒也言欲殺鄧艾三可怒也該怒乃引十數騎來見

鍾會會聞艾至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接入帳中禮畢艾見軍容甚肅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劍閣並不提起諸葛緒亦

甚見會曰將軍之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期期不叶是口吃模樣會固問之艾答曰以愚

意度之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用奇兵逕取成都姜維必撤

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劍閣可獲全功鄧艾此計原會大喜曰將軍此計甚妙可

即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奸詐一片二人飲酒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人皆謂

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方知適纔大喜衆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

峻嶺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吾只以正

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雲梯礮架只打劍閣關却說鄧艾出轅門上

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觀其辭色甚不以將軍之言爲然但

以口強應而已在從人口中寫一鍾會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

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彼

彼以庸才視我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

能成功耶。若非鍾會在劍閣縛住姜維艾亦安能成功耶吾今若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

陰平小路進兵離劍閣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去取成都了會

笑艾不智。有此一笑乃見下文之奇出於意外却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一面聚諸將

於帳下問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汝等肯從乎諸將

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

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行軍。竟似一班匠人不是軍士艾選兵三萬

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筍寨又行百餘里又選

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於巔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

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謝靈運鑿山是高興鄧土藏鑿山是大膽魏兵沿途下了數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

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只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

鍾會笑而鄧忠哭一笑一哭正是相對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背是峻壁巔崖不能開鑿虛廢前勞因

此哭泣。不能為靈威持炬之入將為阮籍窮途之哭矣艾曰吾軍到此已行了七百餘里過此便是江油豈可

復退乃喚諸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與汝等來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貴

共之。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眾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艾取氈自

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

挂樹魚貫而進。行險微倖鄧艾、鄧忠并二千人，及開山壯士，皆渡了摩天嶺。鳳兮鳳兮以摩天之翹飛過摩嶺矣

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題其

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二火者炎字也，二火初興，乃炎興元年也。二士者，鄧士載與鍾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人爭功而皆被殺也。武侯之

神至於如此，則此處亦可謂之武侯再顯聖也矣。艾觀訖，大驚慌忙，對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

之惜哉。後人有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玄鶴徘徊尚怯飛。鄧艾裹氈從此下，誰知諸葛有先機。

却說鄧艾暗渡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聞武侯在日，曾

發二千兵守此險隘。今蜀主劉禪廢之。補敘前事，又與武侯臨終之語相應。艾嗟呀不已，乃謂衆人曰：

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即死。

須併力攻之。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即韓信背水陣之意。衆皆應曰：願死戰。於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

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却說江油城守將馬邈，聞東川已失，雖有准備，只是

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關，遂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

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飲醇酒近婦人，何其樂也。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

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于我，甚事。馬邈與後主正是一對，有是君必有是臣。其妻曰：雖然如

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為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於酒色，吾料禍不遠矣。

魏兵若到，降之為上。何必慮哉？立意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為男子，先懷不忠

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馬邈與李氏却不是一對，有是夫不意有是妻。馬邈羞慚無

語，忽家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

陳後主正在宮中飲酒賦詩，而韓擒虎已到馬邈之事，將毋同。邈大驚慌，出納降拜伏於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歸降，久

矣。今願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馬，盡降將軍。此等老主意已在擁爐時算定。艾准其降，遂收江油軍

馬於部下調遣。此處方纔有馬，一向都是步卒。即用馬邈為鄉導，官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夏侯之女，但知有夫

婦馬邈之妻，獨知有君臣其節義，更勝夏侯女矣。艾問其故，邈以實告。艾感其賢，令厚禮葬之，親往致祭。魏人聞

者無不嗟嘆。後人有詩讚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攻涪城。部將田續

曰：我軍涉險而來，甚是勞頓，且當休養數日。然後進兵。艾大怒曰：兵貴神速，

汝敢亂我軍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斬之。眾將苦告方免。為後文田續殺艾伏線。艾自驅兵至

涪城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盡皆出降蜀人飛報入城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

鄧艾如從天降疑有神人助之若後主則非神人之所能助矣

又宣師婆問之却不知何處去了土神逃走了此時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

使者聯絡不絕此時何不洽黃皓隱匿之罪後主設朝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

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先主無兒武侯有子原來武侯之子諸

葛瞻字思遠其母黃氏卽黃承彥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黃帝之有嫫母齊王之有無鹽得此而三

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韜略遁甲諸書無所不曉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天上神仙皆不從人間者來武侯在南陽

時聞其賢求以爲室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天下奇人必有奇配然武侯之名彰而夫人之名不甚著者蓋無成而有終坤道也婦道也

武侯死後夫人尋逝臨終遺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武侯夫人事直至篤終補出敘事妙品瞻自幼聰明

尙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主有佳兒亦有佳婿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

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諸葛瞻往事却於此處補出敘事妙品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卽時連

發三詔召瞻至殿下三詔與三顧前後相應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

先君之面救朕之命瞻字頭着救命二字與獻帝一般狼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

遇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此數語亦抵得乃翁



前後出師表

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瞻辭了後主，整頓軍馬，聚集諸將，問曰：

誰敢為先鋒？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為先鋒。」眾視之，乃

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先主有孫武侯亦有孫瞻大喜，遂

命尚為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艾得馬，遶獻地理圖一

本，備寫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關隘險峻，一一分明。又是一個張松令人迴想前事為之一嘆

艾看畢，大驚曰：「吾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

姜維兵到我軍危矣。鍾會之笑鄧艾正為此耳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

夜逕取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緩。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

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於

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鑿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

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

葛武侯。讀至此又令人疑是武侯顯聖嚇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軍士曰：「原來孔明尚在吾

等休矣。」驚人之筆出於意外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

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自收兵。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

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奔還。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我何懼哉。已來到這裏，不得不說硬話。汝等輕退，以至於敗，宜速斬以正軍法。衆皆

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尙爲

先鋒，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至此方纔敘明，又可謂死諸葛走生鄧忠矣。艾聞之，謂師纂、鄧忠曰：成

敗之機在此一舉。汝二人再不取勝，必當斬首。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

諸葛，尙匹馬單槍，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

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師纂、鄧忠中傷

而逃，瞻驅軍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筈營相拒。第一番勝是武侯餘威，等二番勝是瞻尙本，事是寫武侯，此是寫瞻尙。師纂、鄧

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便加責，乃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

父志，兩番殺吾萬餘人馬。又在鄧艾口中寫一諸葛瞻。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監軍丘本曰：何不

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

上其書，瞻拆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

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荊益，遂成霸業。古今

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氣已終。

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

順人。仗義來歸。艾當表公為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瞻看畢。勃然大怒。扯碎其書。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

艾。又極寫一諸葛瞻艾大怒。即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勝之。艾從其

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於後。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

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巡殺入魏陣中。鄧艾

敗走。瞻隨後掩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連寫諸葛瞻戰勝則鄧艾為無用矣。此處

却按下諸葛瞻再寫鄧艾艾令圍之。於是魏兵一齊吶喊。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城

中。見事勢已迫。乃令彭和賣書殺出。往東吳求救。連寫蜀中斷殺則東吳一邊冷落矣。此處却按下綿竹再寫東吳和至東

吳。見了吳主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主看罷。與羣臣計議。曰。既蜀中危急。孤

豈可坐視不救。即令老將丁奉為主帥。丁封孫異為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

蜀。丁奉領旨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向壽

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

綱目於此書吳人來援。書人徵之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倒懸之急。吳之救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乃僅命丁奉等將向壽春沔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雖然吳人為義不力。行將自及。豈夫

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謂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撤兵退。瞻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礮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再極寫諸葛瞻一句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當以一死報國。遂拔劍自刎而死。此寫瞻之死忠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於軍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嘆曰：吾父子祖孫荷國厚恩，今父既死於敵，我何用生爲？遂策馬殺出，死於陣中。此寫尚之死孝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獨少謀，蒼天有意絕炎劉。當年諸葛留嘉胤，節義真堪繼武侯。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亦皆戰死。傅會可以愧蔣舒三人亦可以愧馬遜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正是：

試觀後主臨危日，無異劉璋受偪時。

未知成都如何守禦，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武侯有子又有孫。而武侯不死。先主雖無子。有孫。可以當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後主。而以北地王爲之。則吳可吞。魏可滅。而漢亦安得遂亡哉。雖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識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於父。見昭烈之遺風。漢雖亡。凜凜有生氣矣。

西漢亡於孺子嬰。東漢亡於獻帝。皆奄奄不振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劉禪雖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於漢朝。生色。西漢亡而有王皇后之罵王莽。東漢亡而有曹皇后之罵曹不然。兩后皆未能死。則猶未見其烈矣。獨至後漢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爲漢朝生色。

三國人才之盛。不獨於男子中見之。又於婦人中見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節。而婦人無節。卽謂之不才。故論才於男子。才與節分論。才於婦人。必才與節合。是婦人之才。視男子之才。而更難也。惟其最難。而能盛。則三國有足述焉。魏之才婦。有五。姜敘之母。趙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經之母。是也。吳之才婦。有三。孫策之母。孫翊之妻。孫權之妹。是也。漢之才婦。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黃氏。及徐庶之母。馬邈之妻。是也。至於權變。如貂蟬。聰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楊儀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鍾會鄧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遙遙相對。然鄧艾之表未嘗訐奏。鍾會則鄧艾與魏延異矣。魏延之表未嘗爲楊儀所更易。則鍾會與楊儀異矣。且一在班師之日。一在克敵之初。其勢旣殊。其事亦別。令人耳目一新。

鍾會之將叛。司馬昭之所料也。鄧艾之將叛。則司馬昭之所未料也。於其所未料者。而變生於意外。安得不於其所旣料者。防患於意中。故使會制艾。而卽自將以防會。防會而又恐會知之。於是諱之祕之。卽心腹如賈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誠不亞於曹操矣。會欲伐蜀。而佯作伐吳之勢。昭欲收會。而亦佯託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卽用其法。出乎爾者。反乎爾。其鍾士季之謂與。

却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南人但能使其不復反耳。若欲患難相從。豈可恃乎。嗟哉。後主南人。不可以止。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

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半生作客嘗依呂布矣寄冀絕矣託劉表矣然彼一時此一時也○嗟哉後主東方不可以止也同又諫

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此言一國不可有兩天子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

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此言一身不可事兩天子

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

民願陛下思之燕周前勸劉璋投降今又勸後主出降是勸降慣家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衆議紛紛然譙周見

事急復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

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蜀無降將軍豈得有降天子哉後主

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禔也昭烈無兒後主却有子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

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卽北地王劉禔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禔自

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弱後主七子於此敘出補前文之所未及後主謂禔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

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禔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國政今妄

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尙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

閣揚照姜維若知魏兵犯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此言降不如守戰戰不如守豈可聽腐儒之

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禔曰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禔叩頭哭曰若勢

窮力竭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此言不得已則戰後主不聽諶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先主不死矣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慣修降書第一手遣弘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三人追想劉璋納款之時為之一嘆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賈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齎敕令姜維早降又以降天子敕諭降將軍為之一嘆遣尙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有此何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有此何金銀三千斤綿綺絲絹各二十萬正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有此何不擇士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北地王劉諶聞知怒氣沖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諶曰魏兵將近父皇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不屈膝於他人也後主有此子是幹龜之子先主



有此孫是  
繩武之孫  
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後主有佳兒 謀曰汝何

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義同也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

死馬適夫婦是有婦無夫 劉謚夫婦是有夫有婦 謀乃自殺其三子并割妻頭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哭曰臣羞

見基業棄於他人故先殺妻子以絕望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

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凜凜烈烈如聞 其聲如見其人 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人有詩

讚曰

君臣甘屈膝 一子獨悲傷 去矣西川事 雄哉北地王

殞身酬烈祖 搔首泣穹蒼 凜凜人如在 誰云漢已亡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後主聞北地王之死不但不知 愧恥亦不知痛惜真無心人哉 次日魏兵大至後主率

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降鄧艾扶起後主親

解其縛焚其輿櫬並車入城後人有詩嘆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裁黃皓終存欺國意姜維空負濟時才

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昭烈經營良不易一朝功業頓成灰

於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司馬昌明幸不為尚書左僕射而後 主劉禪竟為驃騎將軍可發一嘆 其

餘文武各隨高下拜官。

鄧艾竟擅自封爵有死之道

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

張峻益州別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一面遣人赴洛陽

報捷艾聞黃皓奸險欲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

黃皓之愛金珠原來爲此

自是漢

亡後人因漢之亡有追思武侯詩曰

猿鳥猶知畏簡書風雲應爲護儲胥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入見姜維傳後主勅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語帳

下衆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

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

蜀中有如此之將如此之兵而天子甘心面縛可發一嘆

維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

之曰衆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漢室衆皆求問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

計策

以下無數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內此處妙在不須敘明

卽於劍閣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說姜維

引張翼廖化董厥前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

正色流涕曰國家全師在吾今日至此猶爲速也

既來詐降又偏說來降得早乃是善於用詐

會甚奇之下

座相拜待爲上賓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

將軍之力。維故甘心俯首。如鄧士載當與決一死戰。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氣便是姜維用詐處讀者當自知

之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爲上賓則猶疎爲兄弟則甚密矣仍令照舊領兵。維暗

喜。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頌等各領

州郡。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既擅自封爵又築臺示功都艾有死之道大會蜀中諸官飲宴。艾酒至半

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將必皆殄滅矣。氣驕而言誇鄧艾有死之道多

官起身拜謝。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艾因此痛恨鍾會。遂修書令

人齎赴洛陽。致晉公司馬昭。昭得書視之。書曰。

臣艾竊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此席捲之時也。然

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宜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煮鹽興冶。並

造舟船。預備順流之計。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

劉禪。以攻孫休。若便送禪來京。吳人必疑。則於向化之心。不勸且權留之。

於蜀。須來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禪爲扶風王。錫以貲財。供其左右。爵其

子爲公卿。以顯歸命之寵。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書中雖以勸吳爲名實以封蜀爲主既不送禪於京又自歸封

爵大有專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見殺也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乃先發手書與衛瓘，隨後降封艾。詔曰：「征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深入敵境，使僭號之主，係頸歸降。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詔中但封鄧艾並不提起封劉禪便是不欲鄧艾專制之意

鄧艾受詔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須候奏報，不可輒行。詔用實寫手書用虛寫省筆之法艾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詔專征，如何阻當？遂又作書，令來使齎赴洛陽。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司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西征，元惡既服，當權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國命，則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實有不臣之心，反引春秋之義，亦善於詞

命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見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慌與賈充計議。曰：「鄧艾恃功而驕，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鄧艾方忌鍾會又使鍾會制鄧艾此已成不兩立之勢昭從其議，遣使齎

詔封會爲司徒。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以手書付瓘。使與會伺察鄧艾。以防其變。此處手書亦用虛寫會接讀詔書。詔曰：

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前無強梁。節制衆城。網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

歸命。以收姜維之功。使會之與維密也。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

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鍾會既受封。卽請姜維計議曰：鄧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今司馬公

疑艾有反志。故令衛瓘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鄧艾出

身微賤。幼爲農家。養犢。弟推重鍾會妙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成此大功。

非出良謀。實賴國家洪福耳。又與鍾會初時笑艾之意相合妙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又安能

成此功耶。直以鄧艾之功爲鍾會之功妙今欲封蜀主爲扶風王。乃大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

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嘉其言。姜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告。了來

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出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草廬時。以此圖獻先

帝。鍾會曾畫一圖已呈司馬昭矣。又不若姜維之圖爲詳悉也。○又照應三十八回中事。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業。先

帝因此遂創成成都。誇美西蜀以引動鍾會妙甚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張揚鄧艾以激惱鍾會妙甚會大喜。指問山川

形勢。此時鍾會也動念了維一一言之會。又問曰：當以何策除艾？維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

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討之。一舉而可擒矣。絕妙挑搆會依言即遣人

齎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權恣肆，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此處鍾會表文又用虛寫筆法變換於是朝

中文武皆驚。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辭，以

實己之語。鄧艾所上之表與鍾會所改之辭又皆用虛寫筆法變換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鍾會軍前

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奐御駕親征。西曹掾

邵悌諫曰：鍾會之兵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

曰：汝忘了舊日之言耶？照應一百十五回中話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為艾實為會

耳。奸雄心事正與曹操彷彿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問。今既有此意，切宜祕之，不可泄

漏。一般都是有心人寫來真是好看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密告司馬昭

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且到長安自有明白。昭聽邵悌不可泄漏之語，對賈充亦無實話早有細作報知

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正是

纔見西蜀收降將，又見長安動大兵。

未知姜維用何策收艾，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姜維欲先殺諸魏將。然後殺鍾會。而重立漢帝。其計不爲不深。其心不爲不苦矣。且將除鄧艾。而假手於會。將除衛瓘。而又假手於艾。是謀殺諸將者。姜維謀殺鄧艾者。亦姜維也。謀殺鍾會者。姜維謀殺衛瓘者。亦姜維也。然而會滅而諸將不滅。艾滅而衛瓘不滅。則天之未可強也。論者往往以多事責姜維。然則陸秀夫之航海。張世傑之瓣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謂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卽死。或猶虛諒。其得當報漢之言。而姜維之不卽死。豈得實沒其設謀報漢之志。元人有詩曰。諸葛未亡猶是漢。予請更下一語以對之曰。姜維不死尙爲劉庶不負其苦心云。

先主基業半以哭而成。送徐庶則哭而送之。不哭則庶安得有走馬之薦。請諸葛亮則哭而請之。不哭則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獨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歡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後哭。便是不能哭。予曰。不然。先主亦嘗受人之教矣。其對魯肅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對孫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會哭。然後能如所教耳。若後主生平眼淚。從來貴重。其睡着於子龍懷中。則喪其母而不知哭。其聽北地王之自刃於廟。則喪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淚。

更何從得其眼淚。

觀後主之不哭而司馬昭笑其不哭。郤正又當哭其所笑矣。不獨爲郤正哭。又當爲孔明哭。爲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託孤之時。所以執手流涕。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師之時。所以臨表涕泣也。

或作高視劉禪之說。曰：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乃禪之巧於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憤思歸。奸雄如司馬昭。其能容之乎。然則閉目開目之劉禪。依然一青梅煮酒聞雷失筋之劉立德耳。雖然。使禪而果能如是。則不至於用黃皓。不至於疑姜維。亦不至於獻成都降鄧艾矣。然則爲此說者。夫豈其然。

司馬昭欲舍炎立攸。以繼師後。其與宋太宗之殺德昭而自立其子者。不啻天淵矣。雖然。以此爲昭之愛兄。則猶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爲公耳。今則陽託立姪之名。而陰受立子之利。其計不亦巧乎。且炎爲長而攸爲次。若以炎爲師之子而立之。更無他議耳。今不以炎嗣師。而以攸嗣師。使人得執立長之說。以廢其立姪之事。其計不更巧乎。蓋不明君臣之義者。必不能篤兄弟之誼。故觀曹丕之篡漢。帝知其必不能愛曹植。觀司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馬師。魏之亡。非晉亡之而魏。



自亡之也。何也。炎之偏主。一則曰。我何如曹。不再則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則謂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漢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禪。一則曰。我爲漢報讎。再則曰。我依漢故事。是其禪也。漢教之也。漢教之則謂之漢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絲毫不爽。豈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劉司馬氏歷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獨遲於漢也。漢滅於魏。未滅之時。似漢之亡。獨早於魏也。而非也。當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廢。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弒。而魏三亡矣。何待於奐之見黜。而後謂之亡哉。然則漢之亡。終在後魏之亡。終在先耳。

董卓聞受禪臺之言。曹丕有受禪臺之事。魏則取前之虛者。而實之。晉又取前之實者。而再實之也。漢將亡。有黃巾之妖。魏將亡。亦有黃巾之怪。漢則先舉後之一黃巾。而散爲衆人。魏則又舉前之衆黃巾。而合爲一人也。受禪臺有三。則兩實一虛。黃巾有二。則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書。前後關合處。

却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維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欲殺瓘。反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可也。

姜維忌艾亦忌瓘若使艾殺瓘是爲維先去一忌也

會大喜遂令衛瓘引數十

人入成都收鄧艾父子。攏部卒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攏曰：「吾自有計。」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早來歸，即加爵賞。敢有不出者，滅三族。」妙在先散其羽翼，則不可擒，少則可擒。隨備

檻車兩乘，星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鷄鳴，艾部將見檄文者，皆來投拜於衛攏

馬前。時鄧艾在府中未起，攏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鄧艾父子。」艾大

驚，滾下牀來，攏叱武士縛於車上。其子鄧忠出問，亦被捉下，縛於車上。妙在事或於俄頃速則可擒。府中將吏大驚，欲待動手搶奪，早望見塵頭大起，哨馬報說：「鍾司徒大

兵到了。」鍾會之至却在鄧艾一邊敘來筆法變換。衆各四散奔走。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見鄧艾父子已

被縛，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姜維亦罵曰：「匹夫行

險，徼倖亦有今日耶？」艾亦大罵。得一吃口恠敵得兩便口。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

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謂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漸漸露出馬脚來了。維曰：「昔

韓信不聽蒯通之說，而有未央宮之禍。」此句隱然勸他謀反是主句。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

伏劍而死。此句是陪說，然却不可少。斯二子者，其功名豈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見機之

不早也。先以危辭勸之。今公大勳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

不。

松子遊乎再以冷語挑之○將勸其謀會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進取豈能便

效此退閒之事正要鉤他維曰若不退閒當早圖良策此則明公智力所能無煩

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謀反却會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議

大事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忍數日之辱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

而復明必不使漢室終滅也若有此事真是快事却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報司

馬昭有書到會接書書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於長安相見在近

以此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若但要我擒艾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

日自引兵來是疑我也鍾會之反姜維催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則臣必死豈

不見鄧艾乎更不消引韓信文種為喻即鄧艾為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

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不必學他人只學劉先生亦如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詐稱太后

有遺詔教討司馬昭以正弑君之罪司馬昭必挾曹奐而出恐有以天子之詔討之者耳今維見曹奐據明

公之才中原可席捲而定會曰伯約當作先鋒事成之後同享富貴維曰願

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既說到了主帥會曰來日元宵佳節於故宮大張

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斬之董承與吉平飲宴亦是元宵佳節維暗喜次日會維二

人請諸將飲宴數巡後會執杯大哭鄧忠陰平繼上之哭是真哭鍾會席間之哭是假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

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為司馬昭南闕弒君又將南闕事一提大逆無道早晚將篡魏命

吾討之汝等各自簽名共成此事眾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

者斬眾將恐懼只得相從畫字已畢勉強畫字與甘黃一般畫猶不盡也會乃困諸將於宮中嚴兵禁

守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大棒數千如不

從者打死坑之若聽姜維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置大棒乎幾不早決變將作矣時有心腹將邱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部

下舊人也時胡烈亦被監在宮建乃密將鍾會所言報知胡烈烈大驚泣告

曰吾兒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

無恨邱建只為一胡烈又因胡烈轉出一胡淵建曰恩主勿憂容某圖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

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來傳遞會素聽邱建之言遂令邱建監臨會分付

曰吾以重事託汝休得洩漏事之將敗託非人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

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細言其事

呈上密書淵大驚遂遍示諸營中知之眾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

死豈肯從反臣耶又因胡淵轉出眾將淵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妙在不即敘明監軍

衛瓘深喜胡淵之謀。又因衆將即整頓了人馬。令邱建傳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

說鍾會請姜維問曰。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主何吉凶。與鄧艾水山壑之夢一遠一近正相對維曰。夢

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邵緩為鄧艾圓夢是真話姜維於鍾會圓夢是假話會喜信其言。乃謂維曰。器仗已備。放

諸將出問之。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心。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會從

之。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衆魏將。維領命方欲行動。忽然一陣心疼昏倒。在

地。憑他膽大無奈心疼天命已然人謀何益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報宮外人聲沸騰。會方令人探時。喊

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曰。此必是諸將作亂。可先斬之。忽報兵已入

內。會令關上殿門。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

起。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却被亂箭射倒。衆將梟其首。謀事不密

又不速宜其死也。然使事縱得成。維殺諸將之後。又必殺會。則會固始終一死耳。此時姜維即不心疼而事機已洩外兵已來亦無及矣遂自刎而死。噫維死矣漢期亡矣時年五十九歲。宮中

吾計不成。乃天命也。

死者數百人。衛瓘曰。衆軍各歸營。所以待王命。魏兵爭欲報讎。共剖維腹。其

膽大如鷄卵。子龍一身都是膽正不知又怎樣大衆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

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早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

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提照

十七回中事今日當報此恨。鄧建欲報舊主之恩，田續欲報舊主之恨，兩人相反而相對。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

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

時，被田續一刀斬之。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於此應矣後人有詩嘆鄧艾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功成身被害，魂遶漢江雲。

又有詩嘆鍾會曰：

髻年稱早慧，曾作祕書郎。妙計傾司馬，當時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劍閣顯鷹揚。不學陶朱隱，遊魂悲故鄉。

又有詩嘆姜維曰：

天水誇英俊，涼州產異才。系從尙父出，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

雲皆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

榜安民方始甯靖留衛瓘守成都乃遷後主赴洛陽止有尙書令樊建侍中

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託病不起後皆

憂死時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

吳補應前同中事中書丞華覈奏吳主孫休曰吳蜀乃唇齒也唇亡則齒寒臣料司馬

昭伐吳在卽乞陛下深加防禦爲後同伏線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坑爲鎮東大

將軍領荊州牧守江口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又沿江一帶屯兵數

百營老將丁奉總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已成滅絕舉虞之勢此時欲自守難矣建甯太守霍弋聞成都守

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既漢主失位何不速降弋泣謂曰道路隔絕

未知吾主安危若何魏主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也萬一危辱吾主

則主辱臣死何可降乎雖不能死與早降者不啻天淵衆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陽探聽後主消息

去了且說後主至洛陽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後主曰公荒淫無道廢賢

失政理宜誅戮司馬昭本不欲殺後主因見他醉生夢死故意嚇他一嚇要他醒一醒耳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曰

蜀主既失國紀幸早歸降宜赦之昭乃封禪爲安樂公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以其不知憂患固當封以此名賜住

宅月給用度賜絹萬疋僮婢百人子劉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

爵後主謝恩出內。昭因黃皓蠹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快事快事。此時後主何不乞

之免時霍戈探聽得後主受封，遂率部下軍士來降。次日後主親詣司馬昭府

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蜀官感傷，獨後主有喜色。見魏而不思，蜀已為無情

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蜀官盡皆墮淚。後主嬉笑自若。見蜀而不思，蜀尤為無情酒至半酣，昭

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孔明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况姜

維乎？」乃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此之謂安樂公須臾後主起身

更衣，卻正跟至廂下，曰：「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彼再問，可泣而答曰：「先

人墳墓遠在蜀地，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要他放回，恐亦未必後主牢

記入席，酒將微醉。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舉舌不差，還算虧他欲哭無

淚，遂閉其目。兩番開樂不能得，淚此時安得有淚昭曰：「何乃似卻正語耶？」甚後主開目，驚視曰：「誠如尊

命。」寫得後主畫昭及左右皆笑之。且慢笑着司馬氏再傳而後，便有問蝦蟇食肉藥之主矣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並不疑慮。

後人有詩嘆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為王，表奏魏王曹奐。時奐名為天子。



實不能主張。政皆由司馬氏。不敢不從。遂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今人追想曹操封魏王時

父司馬懿爲宣王。兄司馬師爲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子。長曰司馬炎。

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此處詳敘司馬炎爲下文稱帝伏線次曰司馬攸。

性情溫和。恭儉孝悌。昭甚愛之。因司馬師無子。嗣攸。以繼其後。攸繼一片權詐昭

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然以天下歸之司馬氏。目中久已無曹氏矣。既篤於兄弟之情。何獨不知君臣之義。於是司馬昭受封晉

王。欲立攸爲世子。一片權詐山濤諫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若論承嗣之禮。則繼師者固當以炎繼昭者乃當以攸也。賈充何

曾。裴秀亦諫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

相也。昭猶豫未決。惟攸與炎本皆爲昭之子。故猶豫未決耳。若使攸而真爲師之所出。則昭又未必然矣。太尉王祥。司空荀顛。諫曰。前代立

少多致亂。國願殿下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世子。其以次子嗣師而不以長子嗣師者。逆料諸臣必以立長爲言。卽猶豫未決。亦是假

大臣奏稱。當年襄武縣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

著黃單衣。裹黃巾。此時又遇一黃巾之妖。與首卷遙遙相應。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甚奇。與首

今來報汝。天下換王。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此乃殿下之

瑞也。此非晉之符瑞。乃魏之妖孽。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備六

馬。進王妃爲王后。立世子爲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

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顛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司馬師臨終時有目。至於無目。司馬昭臨終時有口。一如無口。皆以臣凌君之報。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

天下大事皆在晉王。可立太子為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即晉王位。封

何曾為晉丞相。司馬望為司徒。石苞為驃騎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諡父為

文王。昭自比文王。故如其所命。安葬已畢。炎召賈充、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

其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照應七十八回中語。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

出此言。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得此一註，脚途使曹操教曹丕之意竟教了司馬炎可發一嘆。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

充曰：「操雖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貶壞曹操以讚司馬氏。子丕繼業，差役甚

重。東西驅馳，未有寧歲。又貶壞曹丕以讚司馬氏。後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歸

心久矣。與民不懷德對說。文王并吞西蜀，功蓋寰宇。與東西驅馳對說。又豈操之可比乎？」見得司馬昭不做皇帝已算極耐得。炎

曰：「曹丕尚紹漢統，孤豈不可紹魏統耶？」司馬昭明明要學曹操，司馬炎亦明明要學曹丕。賈充、裴秀二人再拜而

奏曰：「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受禪臺，布告天下，以即大位。」此處受禪臺於八十回之受禪

臺正是依樣葫蘆。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

失措。炎直入後宮，奂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奂曰：

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不能經邦，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

明明當面鄙薄要他義讓

奐大驚，口噤不能言。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

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

有德無罪，何故讓與他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挾天

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

借司馬炎口中替漢朝出氣

吾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

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

節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讎，有何不可。

叱武士將張節亂棒打死於殿下。奐泣淚跪告。

獻帝尚不會如此無體面

炎起

身下殿而去。奐謂賈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矣，陛下不可逆天。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

是祖宗做樣與他人看曹奐只當怨曹丕耳

具大禮禪位與晉王上

合天心，下順民情。陛下可保無虞矣。奐從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奐親捧傳國璽，立於臺上。大會文武，後人有詩嘆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死，一拳怎障泰山高。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以大禮，奐下壇，具公服立於班首。炎端坐於臺上，賈

充裴秀列於左右執劍令曹奐再拜伏地聽命充曰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年矣處處提出魏篡漢故事來可見當日之事乃是賊偷賊物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

德彌隆極天際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為陳留王即用獻帝初時名號一發分毫不差出就

金墉城居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與華歆此獻帝語前後一轍奐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

哭拜於奐前曰臣身為魏臣終不背魏也曹氏篡漢時曹家宗族中却無此人炎見孚如此封孚為安

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三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

晉改元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後人有詩嘆曰

晉國規模如魏王陳留蹤跡似山陽重行受禪臺前事回首當年止自傷

晉帝司馬炎漢以炎與為年號恰合司馬炎之名亦一讖也追諡司馬懿為宣帝伯父司馬師為景帝父司馬

昭為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

馬亮亮生潁州太守司馬雋雋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

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為七廟也曹丕不聞帝曹滕曹嵩晉則更有勝焉者大事已定每日設朝計議伐

吳之策正是

漢家城郭已非舊吳國江山將復更

未知怎生伐吳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此卷紀三分之終而非紀一統之始也書爲三國而作則重在三國而不重在晉也推三國之所自合而歸結於晉武猶之原三國之所從分而追本於桓靈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國則始皇不可以比湯武以篡竊之晉而并三國則武帝豈足以比高光晉之劉毅對司馬炎曰陛下可比漢之桓靈然則三國一書以桓靈起之卽謂以桓靈收之可耳

前卷晉之篡魏與魏之篡漢相對而成篇此卷炎之取吳亦與昭之取蜀相對而成篇而前卷於不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類者見報應之不殊也此卷於極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見事變之不一也如鄧艾之拒姜維悉力攻擊而羊祜之交陸抗通好餽遺則大異鍾會之忌鄧艾彼此不合而杜預之繼羊祜前後一心則大異伐蜀之議決諸終朝而伐吳之議遲之又久則大異平蜀之役二將不還而平吳之役全師皆返則大異此間樂不思蜀之劉禪以懦而稱臣亦設此座以待陛下之孫皓以剛而屈首則又大異至於取蜀之難難在事後鄧艾專焉鍾會叛焉姜維構焉而邵悌憂之劉實知

之司馬昭亦料之矣。取吳之難，難在事先。羊祜請焉，杜預勸焉，王濬、張華又贊焉，而馮純沮之、荀勗、賈充沮之，王渾、胡奮亦欲緩之矣。比類而觀，更無分寸雷同。絲毫合掌，凡書至終篇，每虞其易盡。有如此之竿頭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國一書，每至兩軍相聚，兩將相持，寫其勇者披堅執銳以決死生，寫其智者殫慮竭思以衡巧拙，幾於荆棘成林，風雲眩目矣。忽於此卷見一輕裘緩帶之羊祜，居然文士風流，又見一餽酒受藥之陸抗，無異良朋贈答，令人氣定神閒，耳目頓易直覺。險道化爲康莊，兵氣銷爲日月，眞夢想不到之文。

或謂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陸二人交歡邊境，如宋華元、楚子反之自平於下，毋乃有違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則人盡舍暴而歸德，而施暴者將爲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懷我之人，是欲不戰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懷彼之人，是亦欲不戰而服彼也。外似於相和而意實主於相敵，又何譏焉。

中原之兵，所以難於取吳者，有前事以爲之鑒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陸遜有猇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紡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誠未易圖矣。而孰知從前之難，則屢戰而不克，向後之易，則一戰而成功。貫索之艦，斷之以刀，連

環之舟。焚之以火。吳之摧敵者。有然而橫江之鎖。鎔之以炬。沉水之錐。衝之以筏。吳之受摧於敵者。又有然時移勢改。險不足恃。凡古今成敗無常。皆當以此類之。

三國之興。始於漢祚之衰。而漢祚之衰。則由於關豎之欺君。與亂臣之竊國也。一部大書。始之以張讓趙忠。而終之以黃皓岑昏。可爲闡豎之戒。首篇之末。結之以張飛之欲殺董卓。終篇之末。結之以孫皓之譏切賈充。可爲亂臣之戒。

三國以漢爲主。於漢之亡。可以終篇矣。然篡漢者魏也。漢亡而漢之讎國未亡。未足快讀者之心也。漢以魏爲讎。於魏之亡。又可以終篇矣。然能助漢者吳也。漢亡而漢之與國未亡。猶未足竟讀者之志也。故必以吳之亡爲終也。至於報復之反。未有已時。禪皓稽首於前。而懷愍亦受執於後。師昭上偪其主。而安恭亦見偪於臣。西晉以中原而并建業。東晉又以建業而棄中原。晉主以司馬而吞劉氏。宋主又以劉氏而奪司馬。則自有兩晉之史。在不能更贅於三國之末矣。

却說吳主孫休。聞司馬炎已篡魏。知其必將伐吳。憂慮成疾。臥牀不起。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靈出拜。吳主把興臂。手指靈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靈爲君。左典軍萬彧曰。靈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

孫皓立之。

何不仍求孫亮而復立之。

左將軍張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

能決入奏。朱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

興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卽皇帝位。

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靈爲豫章王，追諡父和爲文皇帝，尊母何氏爲

太后。

若論入繼大統便不當自帝其父。

加丁奉爲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爲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

溺酒色，寵幸中常侍岑昏。

又是一個中常侍與蜀之黃皓正是一對。

濮陽興與張布諫之，皓怒，斬二人，滅其三

族。

第一便殺兩個顯命定策大臣，其亡可知。

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以陸凱萬或爲左右

丞相。時皓居武昌，揚州百姓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匱乏。陸凱

上疏諫曰：

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旣衰，三家鼎立。今曹

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城

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至

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官吏爲苛

擾，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



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簡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

疏奏。皓不悅。又大興土木。作昭明宮。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又有曹叡之風又召術士

尚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

爲後文降晉之兆。劉禪誤信師婆師婆之言。不應孫皓諛信術士之言。却應皓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帝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

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朕欲兼并漢土。以爲蜀主復讎。當取何

地爲先。既好土木。又好甲兵。其亡可知覈諫曰。今成都不守。社稷傾崩。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

下宜修德以安吳民。乃爲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

陛下察之。前以一吳伐一魏。尚不能勝。今晉兼魏。獨是又兩魏。矣。以一吳伐兩魏。豈能勝乎。華覈之言。最是老成皓大怒曰。朕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

不利之言。若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嘆曰。

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爲吳亡伏筆遂隱居不出。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

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主

聞陸抗寇襄陽。與衆官商議。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

無道。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

得也。平吳之未遣杜預而先遣羊祜猶平蜀之未遣鍾會而先遣鄧艾也。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宣諭羊祜。祜奉詔。整點

軍馬。預備迎敵。自是羊祜正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而欲去者。皆

聽之。減戍邏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與孔明屯田渭濱姜維屯田沓中前後相似。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

糧。及至來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管著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侍衛帳

前者不過十餘人。彬彬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一日部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報。吳兵皆懈

怠。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衆人小覷陸抗耶。此人足智多

謀。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圍。及其將士數十人。吾救之無及。在羊祜口中補前文

所未及。此人為將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內有變。方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而輕進。此

取敗之道也。自鄧艾與姜維苦戰之後。又見此一段不戰之文。出人意外。衆將服其論。只自守疆界而已。一日羊祜引

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衆將得令。止於晉地

打圍。不犯吳境。陸抗望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與孫權書曰。願

與將軍會獵於吳。是以獵為戰也。今觀此二人之獵。何其從容。不迫。兩無猜忌乎。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

更妙。吳人皆悅。來報陸抗。抗召來人入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答曰。必得

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與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陸

某親釀自飲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獵之情。周瑜飲玄德以酒是歹意來人領諾攜

酒而去。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豈得

無以酬之？衆皆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時，一一陳告。祜

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命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曰：其中恐有奸詐，都督且

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關公飲魯肅之酒是大膽自是

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遣人候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臥

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送與服之。孔明

耶之病以不藥藥之羊祜識陸抗之病卽以藥藥之一是賂智門巧一是開心見誠來人持藥回見抗，衆將曰：羊祜乃是吾敵也。此藥必非

良藥。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華陀是奸雄機智汝衆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

愈，衆將皆拜賀。抗曰：彼專以德我專以暴，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今宜各保

疆界而已，無求細利。正是羊叔子敵手衆將領命，忽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

天子傳諭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上奏，使

人辭去。抗卽草疏遣人齎到建業。時吳主皓已還都建業近臣呈上，皓拆觀其疏，疏中備言

晉未可伐之狀，且勸吳主修德愼罰，以安內爲念，不當以黷武爲事。吳主覽

畢大怒曰：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閻字代姜維蜀主，但有其意。孫冀代陸抗吳主，竟有其事。羣臣皆不敢諫。吳主皓自改元建衡，至鳳凰元年，恣意妄為，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所殺。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羊祜所謂孫皓之暴，過於劉禪，正為此也。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祜聞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陸抗諫伐晉，其言似異，而其旨實同。

其略曰：

夫期運雖由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此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語倒轉說來，孔明謂天時之不可強，羊祜謂人事之不可怠。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非好黷武，正欲止武，非好動兵，正欲息兵。蓋吳平則征戍可息也。

司馬炎觀表大喜，便令興師。伐吳之事，於此一緊。賈充苟勗馮統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伐吳之事，於此一寬。此是第一層曲折。祜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與不取，豈不大可惜哉！亦是至晉。至咸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

邦之策以教寡人。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賢君，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陸抗未去則吳不可得，孫皓既死則吳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

何？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祐曰：臣年老多病，不堪當此任。陛下另選智勇之士可也。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二

層曲折遂辭炎而歸。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炎至臥榻前，祐下淚曰：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悔不能用卿伐吳之策。

今日誰可繼卿之志？祐含淚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可

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鍾會與鄧艾彼此相妬，羊祜與杜預前後相薦，與前同相反而相對。祐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薦

人於朝，即自焚其奏稿，不令人知耶？鍾會伐國欲密羊祜，薦人亦欲密伐國之密，恐其備我也，薦人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備我不足奇，恐其感我則奇矣。祐曰：拜

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如此則免朝廷朋黨之疑，可為萬世人臣之法。言訖而亡。炎大哭，回宮勅贈太

傅鉅平侯。南州百姓聞羊祜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將士亦皆哭泣。襄陽人

思祐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

涕，故名爲墮淚碑。與蜀人之思武侯南人之思武侯彷彿相似。後人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疑是當年墮淚人。

晉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杜預爲人老成練達。

好學不倦。最喜讀左丘明春秋傳。坐臥常自攜。每出入必使人持左傳於馬前。時人謂之左傳癖。關公好讀春秋杜預好讀左傳正復相對及奉晉主之命在襄陽撫民養兵。准備伐吳。

此時吳國丁奉陸抗皆死。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此斷脛剖心之類也不意讀至三國演義終篇如見封神演義之首卷

由是國人大懼。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其疏曰：

孫皓荒淫內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伐之當臣造船

七年。日有朽敗。伐之當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伐之當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

下無失事機。孔明出師表有六不可解王濬吳表有三不可失孔明意在盡人事王濬意在順天時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意決矣。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侍中

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一年

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三層曲折退入後宮。與

祕書丞張華圍棋消遣。不用王濬緊著却用王渾緩著不依王濬著有用之著却與張華著無用之著文勢至此又是一頓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

開視之。乃杜預表也。表略曰：

往者羊祜不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

以利害相較。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遷其民居。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不及矣。

晉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歛手奏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民憂國敝。今若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棄了局中之著。却助表中之著。紙上與局中無異也。若失此機會。則一著錯滿盤錯矣。

晉主曰。卿言洞見利害。朕復何疑。羊祜之棋全賴杜預爲之終局。杜預之棋又虧張華爲之。結局矣。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即出升殿。

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爲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瑯琊王司馬

仲出淝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

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以上是五路陸兵。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

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以上是二路水兵。又令冠南將軍楊濟出屯襄

陽。節制諸路人馬。如平蜀之有衛瓌監軍。早有消息報入東吳。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

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爲都督。進

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爲將帥。領左

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吳兵只三路。皓從之。

遂令張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後宮。面有憂色。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憂也。」昏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舟皆爲齏粉矣。」皓大喜。遂問其計。昏奏曰：「江南多鐵。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造鐵錐數萬。長丈餘。置於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渡江也。」岑昏獻計。雖是下策。猶勝於黃皓之請師婆也。○東吳前幾番禦敵。都是用火。此一番禦敵。却是用金。皓大喜。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鐵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令牙將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長江。鄧艾使人偷越山嶺。杜預使人暗渡長江。前後彷彿相似。夜襲樂鄉。多立旌旗於山林之處。日則放砲擂鼓。夜則各處舉火。旨領令引衆渡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陸景一路又在此。虞補出敘法參差。歆爲先鋒。三路來迎。杜預引兵前進。孫歆船早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邏迤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知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巴山之兵與鄧艾陰平之兵彷彿相似。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



一聲斬於馬下。了却吳兵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

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杜預渡江卻在陸景眼中殺出倍覺聲勢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

將張尙馬到斬之。了却陸景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城走被伏兵捉住縛見杜預預

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了却吳兵遂得江陵於是沅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

守令皆望風齋印而降。省筆之法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進兵攻武昌武昌

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如鄧艾之取成都胡奮曰百年之寇

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住可俟來春更爲大舉。如田穰之阻鄧艾○伐吳之事預又於此一寬此第三層曲折

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

而解無復有著手處也。事如破竹文亦如破竹遂馳檄約會諸將一齊進兵攻取建業。伐吳之事又於此一

緊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軍順流而下前哨報說吳人造鐵索沿江橫截又

以鐵錐置於水中爲準備濬大笑遂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爲人披甲執杖

立於週圍順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爲北軍所用吳兵見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

筏盡提而去又於筏上作火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但遇鐵索

燃炬燒之須臾皆斷。東吳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却說

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來迎晉兵瑩謂靚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靚曰公言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靚謂悌曰東吳危矣何不遁去

方知答應沈瑩乃是勉強

悌垂泣曰吳之將亡賢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

此處若無死難之人不獨吳國無氣色即書中煞尾亦無氣色

周旨首先殺入吳營張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所殺

了却吳兵

第三路吳兵四散敗走後人有詩讚張悌曰

杜預巴山見大旗江東張悌死忠時已拚王氣南中盡不忍偷生負所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吾兵久勞於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軍還再作後圖

伐吳之事又於此一寬此第五層曲折○以上凡作

前功盡廢誠可惜也

棋局可以不完兵局不可不完

晉主未及應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

欲妄邀功勳困敝士卒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

賈充更無他長但會相幫弒君耳

炎曰此是朕意華

但與朕同耳。何必爭辯。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亦言宜急進兵之意。晉主遂不復疑。竟下進征之命。伐吳之事。又於此一緊。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水陸並進。風雷

鼓勵。吳人望旗而降。吳主孫皓聞之大驚失色。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軍

民不戰而降。將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戰。衆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

下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誤國。衆大叫曰。陛下豈不

見蜀之黃皓乎。姜維以黃皓比張讓。吳人又以岑昏比黃皓。三人正是一般。遂不待吳主之命。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

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戰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

皓從其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下江迎敵。

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此時東風不。可復借矣。吳兵旗幟皆不能立。盡倒豎於舟

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

行。過三山。舟師曰。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

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若避險峻不能取蜀。若畏風波何以取吳。吳將張象引從

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爲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

接入晉兵。孫皓聞晉兵已入城。欲自刎。中書令胡沖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

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皓從之。亦輿櫬自縛。率諸文武。詣王濬軍前歸降。割面

之威何處去了

濬釋其縛。焚其櫬。以王禮待之。後人有詩嘆曰：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於是東吳四州八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

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

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令人追想孫策破劉繇時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

陶濬兵不戰自潰。瑯琊王司馬佃并王戎大兵皆至。見王濬成了大功。心中

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惟有建平太

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如蜀之有霍戈王濬上表報捷。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

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此杯亦是曠淚杯驃騎將

軍孫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

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數語抵一篇秀之賦却說王濬班師。送吳主孫皓赴洛陽。面

君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此是晉蓋入洛陽矣帝賜坐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對曰：

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孫皓應對捷於劉禪然只是南人輕薄嘴耳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

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則加

此刑耳明道著下官充默然甚愧帝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

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加封賞自此三

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一部大書此一句是總結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

久必合者也。直應轉首卷起語真一部如一句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

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皆善終。不以司馬炎作結仍以三國之主作結方是三國志煞尾後人有古風

一篇以敘其事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  
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  
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槍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  
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劉表軍旅屯荊襄  
張邈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陶謙張繡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專權居相府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震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

樓桑玄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將寡兵微作羈旅。  
南陽三顧情何深。臥龍一見分寰宇。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王圖在天府。  
嗚呼三載逝升遐。白帝託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雙手將天補。  
何期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勞。  
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丕叡芳髦纔及奐。司馬又將天下交。  
受禪臺前雲霧起。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  
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夢。後人憑弔空牢騷。

此一篇古風將全部事蹟隱括其中而末二語以一夢字一空字結之正與首卷詞中之意相合一部大書以詞起以詩收絕妙筆法